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五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藍嘉璐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五

起戊申漢後主建興六年○盡壬申漢後主延熈十五年

考異據凡例後主二凡字皆當作帝禪

二十五年

戊申六年魏太和二年吳黄武七年春正月魏陷新城孟達死之質實新城郡名注見獻帝建安二十五年

書法孟達嘗書降魏矣既而書來歸美反正也於是特書死之其為徙義之勸深矣

發明孟達前叛降魏既而又復來歸是迷而能反者也城陷而殞遂以死節予之惟漢有討賊

之義魏為篡弑之國是以從違之間書法如此

○丞相亮伐魏戰于街亭敗績詔貶亮右將軍行丞相事

初魏以夏侯淵子楙都督關中至是丞相亮將伐魏與羣下謀之司馬魏延曰楙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走横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為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揚聲由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使曹真督諸軍軍郿以拒之亮乃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畧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

安安定皆舉軍應亮關中響震魏主叡如長安右將軍張郃率步騎五萬拒之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謖才術過人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曰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為然引謖參軍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自臨祭為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先是裨將軍王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及敗衆散惟平所領千餘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不敢偪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散兵以還亮拜平參軍進位封侯上疏請自貶三等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時趙雲亦以箕谷兵敗坐貶亮問鄧芝曰箕谷軍退兵將初不

相失何也芝曰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畧無所棄不但兵將不相失也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請須十月爲冬給亮大善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爲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亮美其膽智使典軍事魏曹真復取三郡以亮懲祁山必出陳倉使將軍郝昭城守以備之

集覽 桃青茂淵子名褒中注見成帝元延三年褒斜秦嶺在虢州閿鄉縣南周回三百里注見下子午子午谷民三秦記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名子午一名樊川一名御宿子北方午南方也言

通南北道相當故名子午谷按洋州志子午谷在州東百六十里又興元郡縣志云舊子午道在金州安康界梁將軍王神念以緣山避水橋梁百數多有毀壞乃别開乾路更名子午道即此路是横門邸閣如淳曰横音光三輔黄圖云長安城北面門名也邸閣倉敖異名在横門外斜谷注見成帝元延三年褒斜鄠注見靈帝中平六年箕谷在興元府褒城西北十五里韋蘇州懐谷口詩念昔白衣士結廬在石門葢石門即箕谷口成帝時鄭子真隱居處也或謂扶風鄠縣鄠鳩即箕谷也祁山在岷州長道縣南十里開山圖云漢陽西南祁山乃九州之名阻天下之奇峻諸葛亮攻祁山即此按岷州今西和州是南安漢屬廣漢郡為葭萌地先主改漢壽縣唐析綿谷置三泉縣於縣西南安州今大安軍是街亭徐廣曰天水郡隴西縣有街泉亭所謂秦亭是也按方輿勝覽興元府有街亭注魏張郃與蜀馬謖戰于此西縣注見靈

帝建寧二年楚殺得臣而文公喜得臣姓成字子玉春秋楚令尹也先是晉楚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文公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何也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得臣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孫武注見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斷後軍居後曰斷後亦曰殿師杜預曰斷後兵家之最難我兵既敗敵人來追我在後拒之非有勇者不能也斷音短殿丁練反什物史記舜作什器索隱曰什數也人家常用之器不一故以什為數猶今言什物顏師古曰軍法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共器物故謂之什器亦猶作役者十人為火共畜謂度也

質實

一統志云秦嶺在西安府藍田縣界子午谷名在西安府城南一百里谷中路連南北故名鄧芝新野人箕谷即箕山在漢中府褒城縣北一十五里一名道人谷曹真沛國譙人操族子祁山在鞏昌府西和縣北七里山上有城極嚴固天水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元年

南安古地名即春秋戎羌所居秦屬隴西郡東漢末分立南安郡三國魏隴西郡治襄武南安郡治獂道晉仍舊後魏為隴西南安安陽三郡兼置渭州後周併為南安郡隋廢後復置隴西郡唐置渭州天寶初改隴西郡寶應後陷于吐蕃宋皇祐中以渭州地置古渭寨熙寧中改通遠軍崇寧中改鞏州金始為鞏昌府元初改鞏昌路國朝改為鞏昌府屬陝西道安定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元年馬謖襄陽宜城人良之弟王平巴西宕渠人陳倉縣名注見安帝元初四年

書法 書伐魏尊漢也街亭之敗馬謖為之書敗績矣復書貶亮其不為賢者諱何亮自貶也書曰詔貶適所以昭平明之治何諱焉故自是止書右將軍亮

發明 街亭之敗違命者馬謖耳而以丞相亮書之者權歸主將也貶官三等自請者孔明耳而

以詔貶亮書之者命出于上也惟孔明身任討伐之責事幼主而無貳心是以所書如此綱目亦豈私於孔明者哉

夏四月魏以徐邈為涼州刺史質實徐邈薊人

邈務農積穀立學明訓進善黜惡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乃斬以徇由是服其威信州界肅清

五月大旱○吴人誘魏揚州牧曹休戰于石亭大敗之

吴使鄱陽太守周魴詐以郡降於魏魏揚州牧曹休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之魏主叡又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三道俱進八月吴主權至皖以陸遜為大都督假黄鉞親執鞭以見之以朱桓全琮為左

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桓曰休以親見任非智勇名將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險阸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得休則可乗勝長驅進取壽春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為不可乃止戰于石亭遜令桓琮為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至夾石斬獲萬餘資仗畧盡初叡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而休深入與戰必敗乃亟進聞休已敗而吳遣兵斷夾石諸將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路絶進退不能安危之機不及終日今疾進出賊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多何益乃兼道進軍而多設旗鼓疑兵吳人驚退休乃得還初逵與休不善至是賴逵以免魏亦不之罪也集覽東關

縣名屬梓潼郡按梓潼今潼川府是假黄鉞鉞大斧也飾之以金故曰黄鉞大都督本無黄鉞假與之所

以重其威夾石夾本作硤今安慶府桐城北四十里南硤戍是按吳志呂蒙伐皖魏張遼救之至硤石聞城已拔乃就硤石築南硤戍即此挂車掛與掛通車昌遮反桐城西四十里有挂車鎮鎮有挂車嶺柴路柴讀曰砦與寨同先人以奪其心先悉薦反左傳宣十二年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注先人為備所以奪敵人之戰心

正誤

東關今按巢縣有東西二關吳魏相持於此濡須山謂之東關又見集覽本卷末三國時梓潼屬蜀非吳地也柴路今按柴去聲塞斷也

質實

周魴陽羨人曹休沛國譙人操之族子皖縣名注見獻帝建安四年朱桓吳縣人全琮錢塘人一統志云挂車嶺在安慶府城西南四十五里東關在廬州府巢縣東南四十里天下有事乃必爭之地吳魏嘗相持於此

書法漢書遣閒誘匈奴罪誘之者也此書誘戰何罪敗者也兩軍相向而為所誘以至敗績不可以言智矣綱目書誘戰四詳武帝元光二年而書敗滅者三皆罪敗者也

冬十二月右將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而還斬其追將王雙

右將軍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亮言於帝曰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才弱敵彊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

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且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臣到漢中中間期年已喪趙雲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三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四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兵敗於楚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矣然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

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十二月引兵數萬出散關圍陳倉不克使人說郝昭不下昭兵纔千餘人亮進攻之起雲梯衝車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墻亮又為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横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魏遣張郃救之未至亮糧盡引還將軍王雙追亮亮擊斬之

集覽曲長凡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夏侯授首獻帝末魏夏侯淵與蜀黄忠戰於定軍山淵軍敗被殺秭歸蹉跌章武二年自秭歸擊吳為吳所敗蹉見猶言豫料質實秭歸縣名注見和帝永元十二年散關注見唐僖宗光啓三年

魏以公孫淵為遼東太守質實遼東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初公孫康卒子淵幼弟恭立及淵長脇奪恭位上書言狀侍中劉曄曰公孫氏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魏主不從因有是命

吳大司馬呂範卒

初孫策使範典財計時吳王權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及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傅著簿書使無譴問權以是望範而悅谷及後統事以範忠誠信任之而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至是以範為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

集覽 陽羨即毗陵也秦屬會稽太康地記陽羨縣本名荆溪吳越間謂荆為楚秦以子楚故改為陽羨羨于線反料覆料計覆考也傅著猶言虛椿史炤曰傅符遇反著也著直畧反附也望範謂怨望呂範

質實 一統志云陽羨秦之縣名漢初屬會稽郡後屬

吳郡三國吳時屬吳興郡晉置義興郡隋廢郡改縣曰義興以義鄉國山臨津三縣省入屬常州唐初改鵝州尋改南興州後仍為義興縣屬常州宋改宜興縣元陞為府尋罷為縣後復陞為州本朝復為縣改屬常州府

書法 於是印綬未下書大司馬何予賢也苟賢也呂範雖印綬未下而卒書大司馬蔡興宗雖未拜而卒書中書監皆綱目之特筆也

己酉 七年 魏太和三年吳黃龍元年 春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陰平復拜丞相 質實 武都郡名注見獻帝建安二十四年陰平縣名注見獻帝初平四年 ○夏四月吳王孫權稱皇帝

吳王權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百官畢會權歸功於周瑜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汗權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登為太子以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謝景范慎羊衜等為賓客於是東宮號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則諸葛恪精識時機則顧譚凝辯宏達則謝景究學甄微則范慎羊衜私駁之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很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隘恪等惡之其後皆敗如衜所言

集覽 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先曹操伐吳張昭勸權迎操唯周瑜魯肅請拒之令權故云羊衜衜古文道字甄微甄察其微妙之指元遜諸葛恪字子嘿顧譚字叔發謝景字孝敬范慎字

質實 一統志云顧譚吳郡人郎之子范慎廣陵人胡綜固始人

遣衞尉陳震使吳及吳主權盟

吳主權使以並尊二帝來告衆皆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絶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絶讐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議者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此皆似是而非也蓋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圖下當畧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逆之

罪未宜明也乃遣震賀吳權與盟約中分天下**集覽**無上岸之情謂吳無擊魏之意也獻帝時孫權作濡須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今亮故云**質實**陳震南陽人孝丈甲辭匈奴事在文帝六年先帝優與吳盟事在昭烈帝章武二年

吳以張昭為輔吳將軍

吳主權嘗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醉墮臺中乃止昭正色而出權呼入謂曰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曰昔紂糟邱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遂罷酒至是昭以病告老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昭每朝見辭色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漢使來稱漢德美羣臣莫能屈權復思昭遣中使勞問請見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

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而意慮淺短違逆或有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

集覽武昌今鄂州是故楚之東鄂也漢置江夏郡領鄂縣獻帝時黃祖為江夏守始於沙羨置屯孫權破黃祖於沙羨遂改武昌釣臺在今壽昌軍北門外大江中紂糟邱酒池殷本紀紂大聚樂戲於沙邱以酒為池注太公六韜曰紂為酒池回船糟邱而牛飲者三千餘人為輩括地志云酒池在衛州衛縣西二十三里中不進見中間因逆有故不留敢進見

質實一統志云武昌即古之鄂邑春秋時楚封鄂王於此又謂之夏汭秦屬南郡漢置江夏郡治沙羨三國時吳分江夏更置武昌郡治武昌縣徙都焉晉以武昌隸江州江夏隸荆州劉宋於江夏縣置江夏郡兼置郢州梁分置北新州隋平陳改置鄂州大業初為江夏郡唐復為鄂

州天寶初改江夏郡乾元初復為鄂州屬江南道元和初陞武昌軍節度五代時唐遂改武清軍南唐復為武昌軍宋以鄂州屬荊湖北路元至元中置鄂州路大德中改武昌路本朝改為武昌府屬湖廣道釣臺在武昌府武昌縣北門外大江中吳主權嘗駐兵于此醋鄉酒池在大名府濬縣西七十二里朝歌城南

秋七月魏制後嗣有由諸侯入奉大統者不得顧私親

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導諛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支子支謂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集覽庶孽之多

如木之有枝

九月吳遷都建業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

吳主權遷都建業皆因故府不復增改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及尚書九官留武昌南陽劉廙嘗著先刑後禮論同郡謝景稱之於遜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辨而詭先聖之教君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太子與西陵都督步騭書求見啟誨騭條時事在荊州界者及諸僚吏行能以報之且上疏曰人君不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而天下治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願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

集覽 建業 楚威王置金陵邑以地有王氣埋金鎮之秦改秣陵吳改建業晉改丹陽唐置江寧府改昇州宋改建康

府長於刑長展兩反言當以禮為先也舜命九賢禹平水土棄種百穀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垂共工益作虞伯夷典禮夔典樂龍納言折衝萬里詩緜篇予曰有禦侮注武臣折衝曰禦侮文中子王道篇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注謂折兵衝也戰國策蘇秦曰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信國家之利器信誠然也老子微明章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又淳風章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林希逸云利器威權也人世便利之用民多威權則上下不親國家昏亂

質實

建業郡名注見獻帝興平二年秣陵南陽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劉廙安衆人西陵縣名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步隲淮陰人

冬十月魏立聽訟觀置律博士

魏主叡常言獄者天下之命因改平望觀為聽訟觀每斷大獄詣觀臨聽之初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六

篇蕭何定漢律益為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馬鄭諸儒章句又十餘家至是所當用二萬六千餘條七百七十餘萬言乃詔但用鄭氏章句尚書衛顗奏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者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從之又詔司空陳羣等刪約漢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百八十餘篇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

集覽 悝枯回反決事比猶言斷例也比毗至反記王制比以成之注已行故事曰比疏云例也

質實 陳羣許人實孫蕭何定漢律注見高帝十二年馬鄭謂馬融鄭玄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書法 書作蜚廉桂觀矣武帝元封二年又書起四百尺觀矣靈帝光和五年皆譏也此其書聽

訟觀何美之也魏主於是能慎罰矣綱目書觀七魏聽訟是年秦聽訟晉孝武帝寧康三年宋總明庚戌年周通道陳甲午年皆美也裴康桂觀四百尺觀望僊觀唐文宗會昌二年皆譏也書律博士始此終綱目書律博士二是年隋癸卯年

十二月築漢樂二城

丞相亮徙府營於南山下築沔陽本江夏竟陵漢城於沔陽樂城於成固集覽縣諸葛亮築漢城於此隋置沔州唐改復州今改沔陽府成固成或作城今興元府城固縣諸葛亮築樂城於此括地志云漢中城固縣故城質實一統志云沔陽漢之縣名屬在今縣東六里漢中郡曹魏梁州治沔陽西晉末為氐楊茂㨿所據劉宋取之後魏置東益州又分置嶓冢縣西魏屬興州隋廢沔陽改嶓冢曰西縣

唐西縣屬梁州宋屬興元府元分西縣置鐸水縣而移沔州治鐸水併西縣入畧陽後又併鐸水入州屬廣元路本朝改州為縣仍屬漢中府城因漢之縣名屬漢中郡有南北二城舊縣治北城三國蜀漢改樂城縣晉復為城因宋齊梁西魏皆因之隋屬梁州唐初改唐固後復為城固宋元仍舊本朝因之仍屬漢中府

庚戌八年魏太和四年吳黄龍二年春吳發兵浮海求夷洲亶洲

吳主權使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亶洲欲俘其民以益衆陸遜全琮皆諫以為桓王創基兵不一旅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不當遠涉不毛萬里襲人風波難測又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且其民猶禽獸得之不足濟事無之不足虧衆權不聽溫等遂行經歲乃還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亶洲絶遠不可至得夷洲數千人以歸溫等以無功坐誅集覽桓王孫策也孫權稱尊號追謚為長沙桓王襲

人春秋傳例輕兵曰

襲注掩其不備也

二月魏立郎吏課試法尚書諸葛誕等有罪免

魏尚書諸葛誕中書郎鄧颺等結為黨友更相題表以夏侯玄等為四聰誕輩為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以父居埶位容之為三豫行司徒事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樸忠之士疾虛偽之人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為首乃以趨埶游利為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已者則嘆之盈言不附者則作為瑕釁至乃往來禁奥交通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也魏主叡善其言詔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髙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罷退之

仍免誕颺等官

集覽 禁與隱奥之地也人所不見

正誤 禁與今按謂禁省深嚴之地也

質實 諸葛誕琅邪陽都人亮之兄夏侯玄沛國人尚之子孫資太原人衛臻陳留襄邑人董昭濟陰定陶人

秋七月魏寇漢中丞相亮出次成固九月魏師還

魏曹真以漢人數入請由斜谷伐之魏主叡詔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與真會漢中諸將或欲由子午谷或欲由武威陳羣諫曰太祖昔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而斜谷阻險轉運有鈔截之虞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并言軍事用度之計叡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丞相亮聞之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絶魏太

尉華歆上疏曰陛下宜留心治道以征伐為後事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上之心則二敵之釁可坐而待也少府楊阜曰昔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閡山險已積日矣轉負勞苦所費已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散騎常侍王肅曰前志有之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途之行軍者也又況深入險阻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迫而不展糧遠而難繼實行軍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彼偏得以逸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遠則周武出關而復還近則武文臨江而不濟豈非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乃詔班師

集覽 西城漢中西城縣漢末置西城郡魏文帝改魏興郡西魏改金州赤坂顔師古曰漢中成固縣地寰宇記云在洋州東二十里曰龍亭棧道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白魚入舟注見成帝永始元年魚鳥之瑞稽閡稽謂留止也閡與礙同前志有之古者兵書有此語樵蘇後爨採薪曰樵取草曰蘇言雖有糧必待樵蘇而後可炊爨師不宿飽謂師衆無越宿而自飽之理周武出關復還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諸侯皆曰紂可伐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武文臨江不濟魏武帝進軍濡須口與吳相守月餘而還文帝以舟師擊吳臨江而還

質實 一統志云西城漢之縣名屬漢中郡東漢末分置西城郡曹魏改魏興郡梁改為東梁州西魏以其地出金改名金州隋復為西城郡唐復為金州天寶初改為安康郡乾元初改為金州宋改為昭化軍屬利州路元屬興元路本朝因之改屬漢中府漢水注見獻帝建安十二年武威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年赤坂地名在漢中府洋縣東二十里其土色赬故名

李嚴南陽人王肅東海郯人朗之子

書法 書魏以寇尊漢也

發明 綱目凡諸侯之於王室夷狄之於中國僭偽之於正統或加兵犯境則書曰寇非此類則不書諸葛孔明左右昭烈為漢討賊聲大義於天下功雖不就名則正矣自陳壽志三國以魏為主通鑑因之紀年故於孔明伐魏之舉反以入寇書之則是以討賊之人名之為賊耳綱目既以昭烈紹漢之統故於魏兵犯境書之為寇然後名正言順而正偽之辨始明固非好為立異也正前人之未正卒歸之是亦所以更相發明云耳九原可作切謂司馬公光必有取於斯言

魏主叡如許昌

魏主叡如許昌左僕射徐宣總留事及還主者奏呈文書叡曰吾省與僕射省何異竟不視 質實 許昌縣名注見

建興十二年

冬十二月吳人攻魏合肥不克

魏征東將軍滿寵聞吳欲攻合肥表請名兵吳尋退還寵以為賊大舉而還非其本意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遂表不罷兵後十餘日吳果來攻不克而還 質實 滿寵昌邑人合肥縣名注見靈帝中平五年

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 質實 蔣琬長沙湘鄉人

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集覽 公琰蔣琬

表
字

吳廷尉監隱蕃作亂伏誅

青州人隱蕃逃奔入吳上書求見吳主權召入蕃陳時務甚有辭觀權以為廷尉監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皆稱其有王佐才於是蕃門車馬雲集潘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等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時人怪之頃之蕃謀作亂伏誅普自殺據坐禁止久之乃解

集覽 有辭觀通鑑釋文曰辭說也觀古玩反後書孟達有才觀注觀猶神觀之觀也揚子脩身篇言重則有法好重則有觀注好重必謹則舉措可觀觀去聲

質實 朱據吳人潘濬武陵人翥章庶反

辛亥　九年魏太和五年吳黄龍三年春二月吳武陵蠻叛吳主權遣潘濬擊之

吳武陵五溪蠻叛吳主權遣太常潘濬討之武陵太守衛旍奏濬姨兄蔣琬為諸葛亮長史濬密使相聞欲以自託權曰承明不為此也即封表示濬而免旍官　集覽旍字義與旌同　質實武陵郡名注見靈帝中平三年張九韶曰五溪蠻在武陵郡謂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溪是也

丞相亮伐魏圍祁山　質實祁山注見建興六年　○自十月不雨至于三月

書法自秦初書六月不雨至于八月丙寅年其後有書四月至于七月者矣獻帝興平元年率

不過三四月爾於是而書十月至于三月是半年也後此有書正月不雨至于十月者又甚矣哉宋庚午年西秦終綱目書某月不雨至于某月者六詳泰初丙寅年

○夏五月亮敗魏司馬懿于鹵城殺其將張郃

魏遣司馬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漢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郿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魏將郭淮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躡其後至于鹵城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南圍自按中道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懿還保營亮以糧盡退軍懿遣

郃追之至木門與亮戰中伏弩而卒集覽雍郃雍注見周顯王八年郃注見靈帝中平六年徼亮徼與邀通遮也木門地名在天水軍天水縣質實一統志云郭淮陽曲人上邽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八年魏延義陽人木門地名在鞏昌府秦州西南一百一十二里此楚軍所以為黥布禽事在高帝十一年

發明司馬懿用兵如神算無遺策未易敵也然每與丞相亮交鋒動輒敗北是以其徒有畏蜀如虎之譏而陳壽乃以將畧非亮所長貶之今觀綱目書此不曰亮敗魏軍而曰亮敗司馬懿者見其所對者勍敵而非脆敵亮能勝之則其將畧果有大過人者然則壽之妄肆譏評其說不攻自破矣世以成敗論人若壽輩者非一可勝歎哉

秋八月魏令其宗室王侯朝明年正月

魏黄初以來諸侯王法禁嚴切吏察之急親姻皆不敢相通問東阿王植上疏曰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周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陛下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恩施惠者矣至于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婚媾不通兄弟乖隔又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于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則聖世無不蒙施之物矣魏主叡報曰諸國本無禁錮之詔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于此耳已勅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曰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贊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也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吉專其

位凶離其忠者異姓之臣也存共其榮殁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廠傻文荅報而已至是乃詔曰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留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漸關盛衰也朕不見諸王十有二載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明年正月後有少主母后在宫者自如先帝令

集覽 注心皇極注者心意所主也皇大極中也言注注此心於大中之道膏沐之遺遺唯季反文公詩傳曰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者左傳哀十四年遺之潘沐注潘淅米汁可以沐頭音芳袁反杜甫臘日詩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注太平御覽載盧公家範凡臘日上澡豆頭膏面脂口脂管蔡放誅周召作弼管叔鮮蔡叔度周公旦皆武王弟召公奭周之支族武王滅紂並封為諸侯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攝政管蔡作亂周公以成王命誅管叔及蔡叔周召分陝為伯以輔弼成

王括地志云鄭州管城縣外城古管國也豫州北七十里上蔡縣古蔡國也文公詩傳曰文王徙都于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爲周召之采邑周國在岐山之陽今鳳翔府岐山縣是也召國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即此地叔魚陷刑叔向贊國叔向名肸姓羊舌氏春秋晉公族叔魚名鮒叔向庶弟也叔向雖不專晉國之政而晉之執政趙文子韓宣子皆訪之而後行左傳昭十四年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宣子命叔魚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雍子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向音享三監之釁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命管蔡霍三叔監殷是謂三監武王崩三監叛成王命周公討之三監監古㦰反二南之輔文王受命徙都于豐取岐州故地分爵周公召公以夾輔王室故詩有周南召南

南取齊者田族注見秦始皇三十四年田常分晉者趙魏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六卿

正誤 皇極今按皇極指人君所居之處猶言宸極不當解為大中仍漢儒之誤也

質實 一統志云東阿漢之縣名屬東郡晉屬濟北國隋屬濟北郡唐初屬濟陽郡後屬鄆州宋徙治新橋鎮屬東平府金元俱仍舊

本朝因之屬兗州府

書法 綱目周漢之篇書來朝多矣未有書令其朝者書令其朝何譏也魏法宗室毋得朝覲通往來至是始詔聽朝明年正月魏世親親之義亦薄甚矣故終魏之世無書來朝書令其朝也

發明 魏禁錮宗室甚嚴今乃書其令朝明年正月豈予之乎許朝明年則前乎此未嘗得朝明矣正所以譏之也

中軍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考異 軍當作都按分注李嚴更名平亮以為中都護又據四年書中都護李嚴此軍字傳録誤

丞相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諭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偽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表其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為中郎將參軍事出教勑之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王室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謂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也孝起者陳震也 集覽 公琰蔣琬

字孝起前為吾說正方孝起乃陳震字前往日也質
正方李平字蘇張戰國時蘇秦張儀言語反覆
實梓潼郡名注見獻帝建安十八年董允南郡枝
江人和之子蘇張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
冬十月吳人誘敗魏兵於阜陵
吳主權遣中郎將孫布詐降於魏以誘揚州刺史王
凌伏兵阜陵以俟之凌謄布書請兵迎之征東將軍
滿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為凌作報書曰知欲避禍
就順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少則不足相衛多
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
寵被書入朝又敕留府勿與兵凌索兵不得乃單遣
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死傷過半先
是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魏主叡欲召寵還
給事中郭謀曰寵有勲方岳二十餘年及鎮淮南吳
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闚可令還朝問東方事

以察之敵從之既至體氣康彊乃慰勞遣還

質實

王凌太原祁人阜陵縣名注見晉成帝咸和元年

發明

兵雖詭道特可用之行陣間至於伐國大事必以正大行之則兵勝而人服今吳人既以僣竊自立名義已索故其用兵攻魏率用盜賊小人之計是以前此書誘敗曹休今此書誘敗魏兵皆以著其詭詐之罪且以見吳人師出無名之失耳何足尚哉

十一月晦日食

壬子十年魏太和六年吳嘉禾元年春三月魏主叡東巡

魏主叡幼女淑卒叡痛之甚追謚立廟葬于南陵取甄后從孫黄與之合葬追封黄為列侯為之置後襲

爵欲自送葬又欲幸許司空陳羣諫曰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期月而為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況欲自往視陵親臨祖載乎願陛下抑割有損無益之事此萬國之至望也又聞車駕欲幸許昌將以避凶夫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且吉士賢人猶不妄徙其家以寧鄉邑況帝王萬國之主行止動靜豈可輕脫也少府楊阜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赤子而送葬哉皆不聽

集覽 八歲下殤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十四年長殤祖載記檀弓上篇主人既祖填池注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也白虎通曰祖於庭何奪孝之思也注祖始也始載於庭也乘車辭祖禰故為祖載許昌本漢潁川郡長社縣魏文帝改名許昌故城在今縣西南四十里

質實 一統志云許昌本周時許國之地名秦屬潁川郡漢為韓國尋置許縣屬潁川郡東

漢末獻帝都於此曹魏改曰許昌晉徙潁川郡治此北齊於此置南鄭州後周改許州治長社縣隋改縣因潁川州為潁川郡唐初復為許州長社縣五代梁置匡國軍唐改忠武軍宋陞為潁昌府金復為許州昌武軍元為許州屬河南路本朝以長社縣省入改屬開封府

吳遣使如遼東徙其騎都尉虞翻於蒼梧

吳主遣周賀等之遼東求馬初虞翻性疎直數有酒失又好抵忤人多見謗毀吳主權嘗與羣臣飲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權去翻起坐權大怒手劔欲擊之劉基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乃自喻於孟德翻由是得免權因敕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他日與張昭論神僊翻又指昭曰彼皆死人而

語神僊世豈有僊人也權積怒遂徙翻交州及周賀等行翻聞之以為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而遼東絶遠往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為人所白復徙蒼梧猛陵集覽三爵爵禮飲器也形如爵可受一升記玉藻篇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灑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巳三爵而油油以退注灑如肅敬貌言言和敬貌斯猶耳也油油悅敬貌以退謂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詩賓之初筵篇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左傳宣二年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猛陵縣名屬蒼梧郡質實劉基年平人縣之子漢宗室也交州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交廣蒼梧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元年一統志云猛陵漢之縣名屬蒼梧郡晉屬永平郡隋平陳郡廢置藤州治永平縣大業中州廢復置永平郡唐復為藤州天寶初改感義郡乾元初復為藤州治寧風縣宋徙治鐔津縣元因之本朝初改州為縣省鐔津縣入焉仍屬梧州府

秋九月魏治許昌宫○魏伐遼東不克還擊吴使者斬之

公孫淵數與吴通魏主叡使汝南太守田豫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散騎常侍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不能制是驅使為賊也故曰狼虎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委質不乏職貢而議者先之正使克之無益於國儻不如意是為結怨失信也不聽豫等往皆無功詔令罷軍時吴遣將軍周賀乘海求馬於淵豫以賀等垂還歲晚風急必赴成山遂輙以兵據之賀等還至遇風豫勒兵擊斬之集覽成山東濵海權始思翻言名之會卒以具喪還在萊州東屬盤陽路

質實一統志云田豫漁陽雍奴人成山在登州府文登縣南一百二十里海濵史記秦始

皇過黄腄窮成山漢武帝幸東海作朱鴈之歌拜日於成山即此

書法魏書伐何淵受魏官也於是數與呉通故一書伐

魏以劉曄為大鴻臚

魏侍中劉曄為魏主叡所親重叡將伐蜀朝臣皆諫曄入賛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曁嘗諫伐蜀叡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曁謝曰臣言誠不足采劉曄先帝謀臣葢亦云然叡曰曄與吾言可矣曁曰請召質之乃召曄至問之曄終不言後因獨見責叡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常恐眯夢漏泄為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叡謝之曄出責曁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

而已乎予誠直臣然計不足釆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或謂叡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反意而問之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逃矣叡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傅子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曄獨任才智不敦誠慤内失君心外困於俗卒以質實自危豈不惜哉 劉曄淮南壽春人

吳人擊魏廬江不克

陸遜引兵向廬江魏人以為宜速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足經時況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來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揚宜口吳人聞之夜遁時吳人歳有北計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來攻圍必據水為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然後圍解賊往甚

易救之甚難然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宜立城徙兵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𢸝其歸路於計為便蔣濟以為如此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為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刼畧無限必以淮北為守矣魏主叡疑之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引賊遠水擇利而動所謂形而誘之也尚書趙咨以寵策為長乃報聽之

集覽孫子史記孫子武者齊人也吳王闔廬用以為將作兵法十三篇

質實廬江郡名注見景帝五年孫武注見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趙咨南陽人

癸丑十一年魏青龍元年吳嘉禾二年春正月青龍見魏摩陂井中二月魏主叡往觀之

集覽摩陂在古郟鄏魏明帝以龍見改名龍陂晉為河南縣

書法　觀龍不書據晉武帝太康五年見武庫井中帝觀之不書此何以書遠也故特書往

發明　龍在天之物而見於井中其殆芳髦失位之兆乎叡往觀之不知警省故書以示譏

○吳遣使拜公孫淵為燕王

公孫淵遣校尉宿舒等奉表稱臣於吳吳主權大悅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為燕王舉朝皆諫以為淵未可信但可遣兵吏護送其使而已權不聽張昭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反覆難昭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常恐失計昭熟視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

泣橫流權擲刀於地與之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稱疾不朝權土塞其門昭於內以土封之

夏閏五月朔日食○六月魏洛陽宮鞠室災○公孫淵斬吳使者獻首於魏魏封淵為樂浪公

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等首傳送於魏魏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吳主權聞之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為鼠子所前却令人氣踊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令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為恨陸遜上疏曰陛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荊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而皆摧其鋒矣方將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乃不忍小忿而輕萬乘之重違垂堂之戒此臣之所惑也臣聞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不懷細而害大今彊寇在境荒服未庭乃遠惜遼東之衆與馬而捐江東萬安之業乎僕射

薛綜尚書陸瑁亦上疏曰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
間隙應機而至所以越海求馬於淵者為此故也而
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
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
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彊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
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若淵狙詐與北未絶動衆之
日脣齒相濟若其不然畏威遠迸使天誅稽於朔野
山虜乘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權乃止數遣人
慰謝張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
權燒其門以恐之昭亦不出乃滅火駐門良久昭諸
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乃朝會初彌
等至襄平淵欲圖之乃先分散其吏兵中使秦旦張
羣杜德黃彊等六十人置玄菟旦等議曰吾觀此郡
形勢甚弱若焚其城郭殺其長吏為國報恥然後伏
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於是陰相
結約未發為人所告旦等皆走時羣病疽創著膝不

能前乃推旦彊使前德留守羣採菜果食之旦彊行數日得達句驪因宣權詔於其王位宮位宮即使人迎羣德并遣還吳奉表稱臣旦等至吳皆拜校尉 集覽為鼠子所前却呼淵曰鼠子憎賤之也前却軒輊之義言為淵所侮沓渚沓水名遼東有沓氏邑襄平城名遼東郡所理 質實樂浪郡名注見武帝元封三年烏林峯名注見獻帝建安二十年西陵縣名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荊州注見獻帝建安十二年薛綜沛郡竹邑人陸瑁吳郡人遜之弟襄平縣名注見秦王政三年玄菟郡名注見武帝元封三年句驪東夷國名注見新莽始建國四年

吳主權自將攻魏新城不克

吳主權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新城必於衆中有自

大之言令來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隐處權果上岸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 集覽 新城合肥新城 質實 新城注見延熙十六年肥水詳注見齊王寶卷永元二年

以馬忠為庲降都督

庲降都督張翼用法嚴夷帥劉胄叛丞相亮以參軍馬忠代翼召翼令還其人謂翼宜速即罪翼曰吾臨戰場代人未至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忠因其資破胄斬之 集覽 庲降都督按南中八郡志庲降本南中地名音來絳武侯征南中因以名官即罪即就而伏罪 質實 張翼武陽人馬忠閬中人

甲寅十二年魏青龍二年吳嘉禾三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

初丞相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至是悉衆十萬由斜谷伐魏遣使約吳同時大舉

集覽木牛流馬武侯出軍至祁山始以木牛運後出斜谷以流馬運杜佑通典注按亮集督軍廖立杜叡胡忠等推意作木牛流馬其木牛法方腹曲脛一股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三十里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鞦牛御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不大勞牛不飲食其流馬法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去頭四寸五分長一寸五分廣一寸前杠

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孔分墨一尺五寸大小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二分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板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板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軒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軒居言反弓衣也

質實斛谷注見成帝元延三年褒斛

三月魏山陽公卒考證下當分注謚曰漢孝獻皇帝○謹按凡例曰凡正統之君廢為王公而死者書卒而註具謚後倣此

質實山陽國名注見獻帝建安二十五年

魏主叡素服發喪山陽傳國至晉永嘉中乃為胡冦所滅

書法山陽公自廢至是十五年矣於是書卒書魏山陽公美存厚也陳留卒書姓名山陽則曷為不書漢帝故不忍書也然則安樂公非帝乎安樂異世非漢比也是故山陽公不書姓名唐鄴公不書姓名自魏山陽公十五年卒其後晉安樂公劉禪八年卒歸命侯孫皓四年卒陳留王曹奐三十八年卒魏啟之也山陽傳國至晉永嘉始為胡冦所滅魏於前代可謂厚矣終綱目滅國之君書卒六山陽晉安樂歸命陳留陳叔寶後唐楊溥書薨一唐鄴公

夏四月魏大疫崇華殿災○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始分兵屯田考異上條夏字上漏圈子

丞相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郭淮曰亮若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絶隴道揺蕩民夷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先據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集覽 武功縣名屬扶風括地志云雍縣南七里故斄城一名武功在渭水南盩厔縣西界今乾州武功縣是五丈原在扶風郿縣域中

質實 郿縣名注見靈帝中平六年渭水注見高帝五年一統志云武功秦之縣名以武功山水為名舊在郿縣境東漢徙治古斄城晉屬始平郡後魏改美陽縣後周復為武功縣唐改屬京兆府五代唐時屬鳳翔府尋還屬京兆府宋割屬醴州金改為武亭縣元復為武功縣屬乾州本朝因之

改屬西安府五丈原在鳳翔府郿縣西三十里漢諸葛亮據渭南與魏司馬懿相拒屯兵即此處北山注見文帝

三年

五月吳主權擊魏秋七月魏主叡自將擊卻之

吳主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衆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魏滿寵欲率兵救新城將軍田豫曰賊欲質新城以致大軍且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俟其疲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使進兵適入其計矣散騎常侍劉劭曰可先遣步騎數千揚聲進道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必震怖遁走不戰自屈矣寵又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魏主叡不聽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

將自往攻之比至度權已走矣乃使秦朗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拒漢軔懿但堅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畧無所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乃御龍舟而東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且吳吏士多病又聞叡至遂退陸遜遣人奉表於權爲魏邏者所得諸葛瑾聞之甚懼與遜書速其去遜未荅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棊射戲如常瑾來見遜遜曰今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若便退賊謂吾怖而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託言往獵潛遣周峻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

集覽葑豆葑蕪菁也豆菽也

質實

一統志云巢湖在廬州府巢縣西一十五里一名焦湖周圍四百餘里港汊大小三百六十占合肥舒城廬

江巢四邑之境漢永平中湖嘗出黃金郡國志昔有巫言居巢縣門石龜口出血當陷為湖未幾有人以猪血戲塗之巫見之驚走地果陷又青瑣高議古巢一日江水暴漲尋復故道溝有巨魚萬斤三日乃死合郡皆食之獨一姥素好善不食忽有老叟曰此吾子也不幸罹此禍汝不食其肉吾將厚報之東門石龜目赤城當陷姥日往視有稚子欺之以朱傅龜目姥見急登山而城陷為湖江夏郡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三年沔口注同上年襄陽縣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二年廣陵郡名注見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國淮陰縣名注見獻帝建安元年劉劭邯鄲人諸葛瑾琅邪陽都人亮之兄新市地名注見新莽地皇三年安陸縣名注見新莽地皇二年石陽漢之縣名屬江夏郡東漢廢之故城在黃州府黃陂縣西吳征江夏圍石陽不克而還即此孫韶富春人本姓俞孫策愛之賜孫姓列之屬籍

八月魏葬漢孝獻皇帝于禪陵質實一統志云禪陵在懷慶府脩武縣北

葬漢獻帝以其禪位于魏故名

書法書魏葬子存厚也終綱目滅國之君書葬五山陽公晉陳留王宋晉恭帝陳梁孝元帝石晉故唐主惟晉恭帝弒書葬故譏之

○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長史楊儀引軍還前軍師魏延作亂儀擊斬之考證擊斬當作討誅

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遺以巾幗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衛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

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帝使僕射李福省侍因諮大計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又請其次亮曰文偉可又問亮不荅八月薨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偪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策贈印綬謚曰忠武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至是懿案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初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不許延常謂亮怯不能盡用己才儀為人幹敏亮每出軍儀

規畫分部籌度糧穀咸取辦焉延性矜高當時皆下之唯儀不假借延以為至忿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偏廢也費禕使吳主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雖嘗有鳴吠之益然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諸君憒憒獨不知慮此乎禕曰儀延不協起於私忿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防其後患舍而不用是猶備風波而逆廢舟檝非長計也亮病篤作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延或不從軍即自發亮薨儀令費禕往揣延意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作斷後將乎儀等乃案亮成規引還延果大怒攙儀未發率所領先歸燒絶閣道延與儀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帝以問董允蔣琬咸保儀而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據南谷口逆擊儀等將軍何平

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士卒知曲在延皆散延逃奔漢中儀遣將斬之夷三族始延欲殺儀等兾時論以已代諸葛輔政故不北降魏而南擊儀實無反意也初亮表於帝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至是卒如其言長史張裔嘗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陳壽曰亮為相國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内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初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為亮副快快怨謗亮廢立

為民從之汶山及亮薨立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常冀亮復收已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亮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亡怒以其無私也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集覽

巾幗幗古獲反婦人喪冠也以巾上覆髮如帊之類又音古對反續漢輿服志夫人紺繒幗釋名皇后首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之八陣圖武侯八陣圖凡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廣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其法六十四陣天衡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天前衡四陣居右後衡四陣居左地前衡六陣居前後衡六陣居後風八陣附天雲八陣附地合為八陣天衡併前後衡二十四陣

合風八陣為三十二陽地軸併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為三十二陰遊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疑補闕全在遊兵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兵家先陰以右為前又風從虎虎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為後又雲從龍龍與鳥皆陽類同位東南也以天地風雲為四正以龍虎鳥蛇為四奇所謂八陣也每以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按漢禮儀志立秋之日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則是古有之非武侯創為也方輿勝覽及少陵詩注與此別今未暇錄不假借不以温辭悅色禮下之也假借並去聲混一函夏猶言混一中原也函謂函谷關關之東為中夏故曰函夏見在府見讀曰現府謂行軍之幕府羽檄魏武帝奏事曰令邊有警輙露檄插羽按此言則

是以鳥羽插檄曰羽檄以示疾速若飛眾後人纂料後之人必不復收錄我也

正誤

丞相雖亡

吾自見在府覩官屬便可將喪還矣

今按吾自見在當為句府字屬下句

質實

一統志云楊儀襄陽人文偉費禕表字諸葛武侯八陣圖凡三一在城都府新都縣北三十里牟彌鎮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一在夔州府城南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一在漢中府沔縣東南一十里定軍山下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其陣聚細石為之各高五尺皆布列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間南北巷悉方廣五尺各六十四聚或為人散亂及為夏水所沒水退復如故又有二十四聚作兩層其後每層各十二聚晉桓溫伐蜀經之以為常山蛇勢淹闕注見獻帝建安十六年費禕江夏人南谷口未詳處所唯臨洮府渭源縣西二十五里有南谷山未知是否黥韓謂黥布韓信管蕭謂管仲蕭何赤岸未詳處所唯漢中府城西有

赤崖乃諸葛亮與兄瑾書云前趙子龍退師燒壞赤崖以北閣道即此未知此處是否張裔成都人長水校尉注見順帝陽嘉二年廖立武陵人汶山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

書法凡書卒于軍嘉死事也故具官爵姓亮自書出屯漢中以圖中原至是凡五書伐魏一書戰街亭敗績二書圍陳倉斬其將三書拔武都陰平四書敗司馬懿殺張郃於是書進軍書屯田皆可紀也唯街亭一敗馬謖之罪耳亮方為足食計而以卒于軍書矣綱目書卒于軍八未有以丞相書者書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軍國之可痛深矣此綱目所甚惜也自是至晉諸臣卒具官爵者十二人諸葛亮司馬孚司馬攸張軌溫嶠陶侃王導郗鑒何充謝安袁宏桓冲○書軍還可矣書楊儀何嘉儀也於是新喪元帥全軍而歸儀可謂能權矣

發明 嗚呼亮自經畧中原至是首尾僅八載綱目五書伐魏一戰街亭一次成固一圍陳倉祁山一拔武都隂平一斬王雙敗司馬懿殺張郃至於是舉書進軍渭南分兵屯田懿雖引兵拒守甘受巾幗婦人之服勢已窮蹙而亮乃告終天不祚漢使之功業不就謂之何哉然亮受遺託孤之際蓋嘗以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為告至其出軍上表又以鞠躬盡力死而後已為言由今觀之可謂不食其言矣書卒于軍以見歿於王事之實其討賊之義死而不屈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其視曹馬輩欺孤弱寡孤媚以取人家國者曽犬彘之不若世豈可以成敗論人物哉不有綱目特書屢書表而出之則孔明亦若而人耳噫

以吳懿為車騎將軍督漢中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

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 質實 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

遣中郎將宗預使吳

吳人聞諸葛亮卒恐魏乘衰取蜀增巴邱守兵萬人一欲以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漢人聞之亦增兵永安以備非常預至吳吳主權問之對曰東益巴邱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嘉其抗直禮之亞於鄧芝 質實 宗預南陽安衆人巴邱山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五年永安縣名注見昭烈帝章武二年白帝城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七年

吳以諸葛恪為丹陽太守

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自求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以丹陽地埶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番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尚氣仗兵野逸時覩間隙出為寇盜戰則蠭至敗則鳥竄自前世所不能覊皆以恪計為難恪父瑾聞之亦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吳主權乃拜為丹陽守使行其策

質實 諸葛恪琅邪陽都人瑾之子丹陽郡名注見明帝永平十三年會稽郡名注見和帝永元元年吳郡注見獻帝建安五年新都郡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三年番陽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

冬十一月魏洛陽地震○吳潘濬平武陵蠻

質實 潘濬武陵人武陵郡名注見靈帝中平三年

乙卯 十三年 魏青龍三年 吳嘉禾四年 春正月魏太后郭氏卒

魏主數問甄后死狀於太后由是太后以憂卒

書法 不書以憂卒何罪不在魏主也

中軍師楊儀有罪廢徙漢嘉自殺

楊儀既殺魏延自以為宜代諸葛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儀猜狹意在蔣琬儀至成都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儀自以年宦先琬才能踰之由是怨憤形于聲色後軍師費褘往慰省之儀語曰往者丞相初亡吾若舉軍就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褘密表其言詔廢為民徙漢嘉縣自殺

集覽 落度不得志貌度音鐸

質實 一統志云漢嘉東漢之縣名屬蜀郡晉於縣置漢嘉郡元魏廢之故址在雅州名山

縣境内

夏四月以將琬為大將軍録尚書事費禕為尚書令○

魏作洛陽宫

魏主叡好土功既作許昌宫又治洛陽宫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陳羣諫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宫室而惡衣服况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邊境有事乎昔劉備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叡答曰王業宫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豈可復興役邪此君之職蕭何之大畧也羣曰昔漢祖巳滅項羽宫室焚燒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且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乃王

者莫之敢違若必欲作之固非臣下言辭所屈若卓然回意亦非臣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前殿鍾離意諫而止後復作之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叡為之少省○叡耽于內寵自貴人以下至掖庭灑掃凡數千人廷尉高柔諫曰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今復過之聖嗣不昌殆或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叡報之曰輒克昌言他復以聞是時獵法嚴峻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柔復上疏曰百姓供役田者既減復有鹿暴所傷不貲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畧無所入方今天下生財者少而麋鹿之損者多請除其禁○叡又欲平北芒作臺觀以望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欲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叡乃止少府楊阜上疏

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琁室象廊紂作傾宮鹿臺以喪其國楚靈築章華而身受禍秦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殷周爲法桀紂楚秦爲戒而乃自暇自逸惟宮室是飾必有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駑怯敢忘斯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叡感其忠手筆詔荅叡常著帽被縹綾半袖阜問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叡默然自是不法服不見阜阜又上疏欲省宮人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而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叡愈嚴憚之○散騎常侍蔣濟上疏曰昔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今二敵强盛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神武含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爲無難矣中書侍郎

王基上疏曰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顏淵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漢文之時唯有同姓諸侯賈誼憂之以為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殿中監督役擅收蘭臺令史僕射衛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也臻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若又縱之懼羣司遂將越職以至陵夷矣尚書孫禮固請罷役詔曰欽納讜言促遣民作監者復奏留一月禮徑至作所稱詔罷之敝雖不能盡用直言然皆優容之

集覽 堯尚茅茨史記堯之有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翦注以茅覆屋曰茨堂崇三尺度以九筵周禮冬官考工記殷人重屋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度九

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注重屋王宫正堂也崇高也明堂明政教之堂筵席也每筵長九尺謂東西之廣爲八丈一尺南北之廣爲六丈三尺著褶著服之也褶小兒及蠻夷之頭衣被縹綾半袖被衣之也縹普沼反青白色也半袖短袂衣國家天子之稱也注見武帝元光五年句踐養胎以待用先是吳伐越越王句踐保棲會稽後吳赦越句踐反國遂令國中壯者無娶老妻老者無娶壯婦女子十七未嫁丈夫二十不娶父母有罪將免身者以告於孤令醫守之生男二貺以壺酒一犬生女二賜以壺酒一豚生子三孤以乳母其子欲仕量其居好其衣飽其食而簡鋭之後卒伐吳而滅之見吳越春秋昭王恤病以雪仇先是齊伐燕殺燕君噲其太子平立是爲昭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後國内殷富士卒皆樂戰遂使樂毅伐齊齊君地出走其相淖齒殺之古人以水喻民荀子哀公篇孔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

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而不至矣又見孔子家語六本篇東野子之御孔子家語顏回篇魯定公問顏回曰子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其馬將必佚後三日牧來訴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廄公聞之名回問曰子謂其馬將佚奚以知之回曰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不窮民力造父巧於使馬不窮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升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而猶求進不已臣是以知之且聞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又荀子哀公篇佚作失注失讀曰逸

質實

奔逸也御體作銜體注銜與馬體各得其正也

高柔陳留圉人螽斯之徵螽斯蝗屬詩國風篇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滎陽縣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北芒山名注見靈帝中平六年孟津注見帝玄更始二年鹿臺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阿房宮名

注見秦始皇三十五年章華臺名注見武帝建元五年王基曲城人衛臻陳留襄邑人孫禮涿郡人蘭臺注見章帝元和元年漢明帝起德陽前殿鍾離意諫而止事在永平三年

書法魏主叡即位九年書大營宫室立聽訟觀治許昌宫用民多矣去年書崇華殿災天意亦可知也於是又作洛陽宫焉其逆天戒亦甚矣繼有崇華殿災之書宜哉

秋七月魏崇華殿災

魏主叡以殿災問太史令高堂隆曰此何咎也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人君務飾宫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以旱火從高殿起也又詔問隆漢柏梁災而大起宫殿以厭之其義云何對曰此越巫所為非聖賢之訓也今宜罷遣民役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有所立作則蓂

莆嘉禾必生其地矣
集覽漢栢梁災漢武太初元年柏梁臺災遂作建章宮以厭勝之厭之厭益涉反禳也勝服也蓮莆音霎甫白虎通曰瑞草也王者孝道至則蓮莆生昔堯之時生於庖廚葉大於門不搖自搧飲食以助供
質實高堂隆泰山平陽人

書法一崇華也兩年兩災天戒凛凛矣綱目悉書之所以戒土木也

八月魏立子芳為齊王詢為秦王

魏主叡無子養二王為巳子宮省事祕莫知其所由來者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

魏復立崇華殿

魏主叡復立崇華殿更名九龍通引穀水過殿前為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馬鈞作司南

車水轉百戲作者三四萬人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魏主以問高堂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始構闕而鵲巢之天意若曰宮室未成身不得居將有他姓制御之耳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今宜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可以轉禍為福矣叡性嚴急督脩宮室有稽限者親召問之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常侍王肅諫曰陛下臨時所刑皆有罪之吏也然衆庶不知謂為倉卒願下之吏暴其罪而誅之無使汙宮掖而為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是以聖賢重之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為大失其義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為已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也不可不察

集覽司南車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蚩尤起大霧將士不知所之帝遂作指南車周成王時越裳氏重譯來獻使者迷失歸路

周公錫駢車以指南後其器俱亡漢張衡魏馬鈞繼作其器無傳宋武平長安得此車而製不精祖冲之復造之後魏太武使郭善明造彌年不就又命馬岳造垂成而為善明鴆死其法遂絶唐元和中典作金公元以是車及記里鼓上之憲宗以備法駕晉志云刻木為僊人衣以羽衣立車上車雖回轉而手常指南大駕出為先導之乘以正四方

質實 穀水注見唐閔帝應順元年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張釋之云云事在文帝三年

書法 前再書崇華殿災矣於是再立逆天戒甚焉故書復立宗更集僊為集賢則書集賢唐開元十三年於是更名九龍殿則曷為不書不書九龍書崇華所以著其逆天戒也是故秦不恤人怨而作阿房則書復秦二世元年魏不畏天戒而立崇華則書復是年終綱目作宮殿書復者二而

已

冬十月魏中山王衰卒質實中山國名注見周咸烈王二十三年

哀疾病令官屬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與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爲人君知樂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者也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郭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遂

卒

魏殺鮮卑軻比能

比是軻比能誘保塞鮮卑步杜根以叛殺魏將軍蘇尚董弼二人遂走幕北復殺步杜根至是幽州刺史

王雄使人刺殺之種落離散邊陲遂安 質實 幽州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

魏張掖涌石負圖

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及鳳凰麒麟白虎犧牛璜玦八卦列宿孛彗之象又有文曰大討曹詔書班天下以為嘉瑞任令于綽以問鉅鹿張臶臶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祥兆先見而後廢興從之今漢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符瑞也

集覽 犧牛宗廟之牲也色純曰犧璜玦璜半璧佩下之飾也玦亦玉佩如環而有缺任令鉅鹿郡任縣之令 質實 一統志云張掖漢之郡名取張國臂掖之義後又置屬國都尉以主蠻夷降者任音士 質實 魏晉並因之後魏改張掖軍尋改軍為郡又置西涼州西魏更名甘州取州東甘浚山泉味甘冽為名周

復為張掖郡唐初為甘州天寶初復為郡乾元初復為甘州宋初為西夏所據改鎮夷郡又改宣德府元改甘肅路尋改甘州路本朝初為甘肅衛尋分置甘州左右中前後五衛隷陝西行都指揮使司任漢之縣名屬廣平國東漢屬鉅鹿郡晋屬廣平郡後趙石氏改置苑鄉縣尋改為清苑縣屬襄國郡隋初復改為任縣屬邢州後省之唐復置宋省入南和尋復改屬信德府金屬邢州元省入邢臺縣尋復置屬順德路本朝因之改屬順德府鉅鹿郡名注見靈帝中平元年

書法有書隕石者矣有書立石者矣未有書涌石者涌石負圖而文曰大討曹天之棄曹氏也決矣而詒頌天下以為嘉瑞亦愚矣哉終綱目書隕石十二石立二書涌石一而已

魏以馬易珍物於吳

魏主叡使人以馬易珠璣翡翠玳瑁於吴吴主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孤何愛焉與之

書法 前書徵珍物譏玩物也至以有用易無用書曰以馬易甚譏之

丙辰 十四年 魏青龍四年 吴嘉禾五年 春吴鑄大錢 一當五百

書法 書大錢何譏也於是書大錢一當五百失輕重之中矣書大錢始此終綱目書大錢六 是年延熙元年吴丁亥年宋唐肅宗乾元元年二年五代已未年唐

三月吴婁侯張昭卒

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吴主權以下皆憚之 質實 一統志云 卒年八十一遺令幅巾素冠斂以時服

婁秦之縣名屬會稽郡漢初因之東漢及魏晉皆屬吳郡隋省唐始置華亭縣屬蘇州五代晉時屬秀州宋改秀州為嘉興府而華亭仍為屬邑元陞縣為華亭府隷嘉興路尋改為松江府以府北有松江故名

本朝因之

直隷京師

夏四月帝如湔觀汶水旬日而還

集覽如湔觀汶水如往也地理志蜀郡有湔縣湔水出玉壘山按玉壘山又在汶山郡汶川縣東汶江在焉

質實一統志云湔漢之縣名屬廣漢郡晉併入漢州故城在成都府城東北一百二十三里汶水在成都府城南七里乃蜀守李冰所穿之江通成都皆可行舟溉田萬頃

書法凡書觀識也旬日而還甚識之也是故桓帝之幸馮石府書留飲十日後主之觀汶水至

旬日而還皆譏之譏也

發明觀魚于棠春秋特筆以譏之丞相亮卒至是未及再期而後帝所為已若此書觀汶水旬日而還則其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忽社稷之重縱耳目之慾而當時大臣亦無能諫止其惡其失皆具見於直筆之間矣雖無緣崖之禍尚能久有其國乎

○武都氐王苻健降質實武都氐注見武帝元鼎六年武都郡○冬十月有星孛于大辰又孛于東方

魏高堂隆上疏曰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今郊廟未定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資畧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重皇風也玉臺

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宮室過盛天彗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祇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魏主懨不悅侍中盧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叡意乃解毓植之子也

集覽

有星孛于大辰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注大辰房心尾也公羊傳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注大火謂心左傳心為大火是也伐參伐也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其所心伐所在故曰亦也心者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亦為孛彗者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象也又有星孛于東方注見武帝元封元年釆椽太史公自序曰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釆椽不刮正義曰採取木為椽桷不刮削也卑宮孔子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夏癸夏帝履癸天下謂之夏

紂商辛商帝辛天下謂之商紂

正誤 采椽今按史記註采櫟木也漢書作採註柞木也即櫟木

質實 盧毓涿郡涿人

書法 元封之元嘗書又字矣然書秋不書月則同時也未有同月書又字者一月再字甚大異也終綱目書字不一三國書又字者再若其一月再字則是年而已矣

魏司空陳羣卒

羣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莫知也或譏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詔撰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嘆息焉袁子曰或云楊阜豈非忠臣哉人主之非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答曰夫仁者愛人施之君謂之忠施之親謂之孝今為人臣直諷其君之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也若陳羣則

不然誅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魏令公卿舉才德兼備之士

時司馬懿以兗州刺史王昶應選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爾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不可輕也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則彼言當矣無可毀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善矣賢實兗州注見獻帝興平二年王昶晉陽人

丁巳十五年魏景初元年吳嘉禾六年春正月魏黃龍見以三月為夏四月

高堂隆以魏得土德故其瑞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以變民耳目魏主叡從之遂以建丑之月為正服色尚黃牲用白

書法建丑也然則書以三月為四月可矣書夏四月何譏非古也三代改正不改月數漢初承秦建亥書冬十月則秦漢雖改正而其為冬自若也今改月數以三為四未論也而以春為夏是變易四時之實矣故書夏譏之終綱目書改正五詳始皇二十六年

夏六月魏地震

書法　綱目書地震一百一而漢世居九十地道之變未有多於漢者也自是五十年不書地震至晉武太康九年而後書迄綱目之終所書亦不過當十之一豈地道之安其常哉記注蓋多畧矣

○魏以陳矯為司徒

矯初為尚書令劉曄嘗譖之矯懼其子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尚書郎康昭以才能得幸好扶摘羣臣細過以媚上嘗奏左丞罰當闕不依詔抵罪矯當連坐黄門侍郎杜恕上疏曰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獨臣不盡忠亦委任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有疏者毀人而陛下疑其私報所憎譽人而陛下疑其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遂使疏者不敢毀譽至於政事損益亦有所嫌陛下當思所以廣朝臣之心厲有

道之節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也昔周公戒魯侯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言不賢則不可為大臣為大臣則不可不用也故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今陛下於羣臣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亦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不密人事請屬不絕作迎客出入之制以惡吏守寺門斯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奏劾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然蓋陛下自無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考其終始必以違衆忤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不能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疾者也陛下何樂

馬懿之子也○魏主叡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請就黜退叡慙而反叡嘗問矯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之知也集覽恐乎不以句絶以用也㝡未之知也行白人㝡秘也白告説也正誤罰當不依詔令按東觀漢記汝郁徵詣公車臺遣兩當闗扶入文選絶交書註漢置當闗之職欲曉即至門呼人使起此言尚書左丞曹璠行罰於當闗之人而不依詔令故廉昭奏其罪陳矯為尚書令當連坐也質實陳矯東陽人郭躬陽翟人杜畿杜陵人

魏制三祖為不毁之廟

魏有司奏以武皇帝為太祖文皇帝為高祖今皇帝為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毁詔從之孫盛曰夫謚以

表行廟以存容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君魏之羣臣於是乎失正矣

秋七月魏擊遼東不利公孫淵自稱燕王

公孫淵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魏主叡欲討之以毋丘儉為幽州刺史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可書呉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光祿大夫衛臻諫曰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内脩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妄矣不聽使儉率諸軍屯遼東南界璽書徵淵淵遂發兵逆儉於遼隧儉與戰不利引軍還淵因自立為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誘鮮卑以擾北方

集覽 毋丘複姓顏師古曰毋丘曼丘本是一姓語有慢急耳毋音無遼隧縣名屬遼東郡隧本作隊然亦音遂

質實 一統志云毋丘儉聞喜人遼隧漢初縣名屬渤海郡晉因之隋以後俱為永豐縣遼改僊鄉縣

金廢之故城在遼東海州衛西六十里三國魏時公孫淵裨將拒司馬懿即此處

皇后張氏崩考證下當補書葬敬哀皇后于南陵○謹按凡例曰凡正統之后特葬曰葬某謚皇后于某陵陳壽志云後主敬哀皇后建興十五年薨葬南陵○九月魏大水○魏主叡殺其后毛氏

郭夫人有寵於魏主叡毛后愛弛叡遊後園曲宴極樂夫人請延皇后叡不許因禁左右不得宣毛后知之明日謂叡曰昨遊北園樂乎叡以左右泄之殺十餘人因賜后死

書法魏嘗書殺夫人甄氏矣不斥魏主丕於是而斥魏主叡何甚叡也毛氏不得與宴薄有問馬常情也而賜之死叡亦忍甚矣哉綱目書殺其后二是年毛氏晉穆帝永和十一年秦梁氏廢而

殺之三詳桓帝延熹八年爲人所殺不與焉

冬十月魏營圜方丘南北郊

禮用高堂隆議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圜丘詔曰漢承秦亂廢無禘禮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今祀皇皇帝天於圜丘以虞舜配祭皇皇后地於方丘以舜妃伊氏配祀天神於南郊以武帝配祭地祇於北郊以武宣皇后配

集覽圜方丘南北郊羣書考索曰古者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圜而高所以象天北所謂爲高必因丘陵也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北所謂爲下必因川澤也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泰壇則自然之丘上古泰折則人爲之壇也祭禮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爲之壇所以盡宗廟之禮禘禮禮

之祭法虞夏禘黄帝殷周禘帝嚳注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續漢志三年一祫祫以冬十月五年一禘禘以夏四月源流至論曰論禘祫之義者鄭玄謂祫大於禘王肅謂禘大於祫賈逵謂一祭二名也徐邈之說與同也然祫則合食而已毁廟未毁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非唯天子有祫而諸侯皆得有祫禘則禘其祖之所自出如禮記祭法唯天子有禘而諸侯不得有禘此禘尊祫卑誠萬世常行之典鄭賈說皆非也又祫祭注見平帝元始五年地祇說文地神提出萬物者也祇字古作示禮大宗伯掌地示之禮

質實

一統志云委粟山在河南府城東三十里魏明帝景初間營為圜丘至今形制尚存

書法

圜方丘澤高下之義古也皆取諸丘非矣既云圜方丘又有南北郊益非矣故書識之下

書晉并圖方丘之祀於南北郊善晉也丙戌年

吳以諸葛恪為威北將軍

恪至丹陽移書屬城長吏令各保疆界明立部伍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俟其穀稼將熟輙縱兵芟刈使無遺種平民屯居畧無所犯於是山民饑窮稍稍自首恪復厚慰撫之勅下不得拘執臼陽長胡伉得舊惡民困迫暫出者縛送府恪以伉違教斬以狥民閒聞之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吳主權嘉其功拜為威北將軍封都鄉侯徙屯廬江皖口

集覽乃內句絕令屯居於內地也臼陽索隱曰臼音菊縣名屬丹陽郡

正誤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內諸將羅兵幽阻今按當於居字句絕乃內屬下句內當音納三國志諸葛恪傳作乃

分内諸將質實丹陽郡名注見明帝永平十三年鄡鄉縣名注見章帝章和二年廬江郡名注見景帝五年一統志云皖口地名在安慶府城西一十里一名山口鎮

魏鑄銅人起土山於芳林園

魏主叡徙長安鐘簴橐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黄龍鳳凰置内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皆負土樹雜木善草捕禽獸致其中司徒掾董尋上疏曰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户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宫室狭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作無益之物哉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載以華輿而使穿方舉土沾體塗足毁國之光以崇無益甚無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

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死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以待命敕曰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之詔勿問○高堂隆上書曰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取亡國不度之器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承明之休也況今吳蜀欲與中國爭衡若有人來告權禪並脩德政輕省租賦動咨耆賢事尊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惡其如此而為國憂乎若告者曰彼並為無道崇侈無度重其賦斂民不堪命陛下聞之豈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亡然後至於不亡今天下彫敝若有寇警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俸祿稍見折減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矣敕覽之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

尚書衛覬上疏曰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為不然四海之内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異也武皇帝之時後宫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當今宜計校府庫量入為出猶恐不及而工役不休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神僊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糜費功夫皆聖慮所宜裁制也

○時有詔録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太子舍人張茂上書曰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子也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縣官以配士為名實内之掖庭其醜惡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憂夫君天下而不得萬姓懽心者鮮不危殆且軍

師在外日費千金而後庭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其費半軍加以尚方作玩弄之物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賊之心矣皆不聽

集覽 鍾簴簴與鐻通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橐佗始皇所鑄銅橐駝也銅駝注見晉惠帝太安元年銅人即始皇所鑄金人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酈道元云魏文帝徙咸陽金人十二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即與明帝所徙銅人事畧同竟未詳其旨承露盤漢武作柏梁臺金莖銅柱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上有僊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可以長生西都賦抗僊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穿方顏師古曰穿治也古謂掘地為阬曰方今荊楚俗士工築作算程課者猶以方計故曰穿方前書尹賞傳脩治長安獄穿治方深各數丈易心而度易更改也度謀也折減折音舌耗也錄奪士女錄收拾也奪攘取也士女軍士之女

質實 一統志云芳林園在河南府城

東北隅乃魏明帝所建
齊王芳改為華林園

書法 秦鑄金人不書此其書何秦不足責踵秦者可責也故靈帝鑄銅人則書中平二年魏鑄銅人則書是年書起土山何譏勞民也書起土山始此終綱目書起土山二是年丙戌年宋

發明 魏叡承業以來土木之工不已今又鑄銅人起土山綱目皆詳書于册所以為後世侈靡者之戒也

魏光禄勳高堂隆卒

隆疾篤口占上疏曰三代之有天下歷數百載尺土一民莫非其有然癸辛縱欲皇天震怒宗國為墟紂梟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冑也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

巢此大興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墻之内可選諸王使典兵棊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輟録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魏主敵手詔慰勞之未幾而卒陳壽曰隆學業脩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與

集覽 口占隱度其辭口以授人曰口占占章豔反癸辛注見建興十四年紂梟白旗梟掛首木上也武王伐紂至紂死所射之三發以黄鉞斬其頭縣於太白之旗故曰梟桀放鳴條放逐也鳴條地名湯放桀戰於鳴條之野蔡氏書傳曰鳴條在安邑西按安邑桀都也異類之鳥黄初四年有鵜鶘鳥集于靈芝池鷹揚之臣指司馬懿也鷹揚注見桓帝延熹元年棊跱跱丈里反立也兵宜如棊之布立俾魏祖虞以曹氏世系出自虞舜鳴條地名注見桓帝永興元年

魏作考課法不果行

魏主叡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止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為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叡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下百官議司隸崔林曰周官考課其文備矣康王而下遂以陵夷蓋法存乎其人也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若大臣能任職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杜恕曰明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制也然其法可粗依其文難備舉蓋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

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當用其言使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必以賞罰隨之至於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焉有守職辨課而可以致雍熙者哉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孰公義不脩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課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司空掾傅嘏曰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制末程國畧不崇而先考課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議竟不行司馬公曰為治之要莫先用人而知人聖賢所難也故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混殽考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矣蓋公明者心也功狀者迹也已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難乎為人上者誠能不以親疎貴賤異其心喜怒

好惡亂其志雖詢於人而決之在已雖求於迹而察之在心則羣下之能否焯然形於目中無所逃矣安得豫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茍親貴不能而任職賤賢才而見遺所喜好者敗官不去所怒惡者有功不録則雖復為之善法而繁其條目又安能得其真乎或曰内外之官以千萬數考察黜陟人君豈能獨任其事哉曰凡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公卿刺史太守各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其在下之人而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刺史太守則奚煩勞之有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為京房劉邵述而脩之耳曰唐虞之官居位久而受任專立法寛而責成遠故鯀之治水九載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然後賞其功非若房部校米鹽之課責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初衛臻典選舉蔣濟遺之書曰漢祖遇亡虜為上將周文拔漁父為太師布衣厮養可登王公何必試而後用臻

曰子欲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非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盧毓論選皆先性行而後言才人或問之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時

集覽 陵夷言法度頹替若邱陵之漸平嘏古雅反漢祖遇亡虜為上將遇待也人服其言韓信先事項羽後亡歸漢故曰亡虜漢祖拜為大將周文拔漁父為太師拔擢也姜太公避紂居東海聞文王作興遂西釣渭濱文王出獵而遇之載歸而用以為師同牧野於成康周成王康王太平之世難同武王伐紂戰於牧野時喻斷蛇於文景漢文帝景帝守成之主不比高帝斬蛇之時中器中去聲當也器謂名器

質實 崔林東武城人傅嘏北地泥陽人

戊午 延熙元年 魏景初二年吳赤烏元年 春正月魏遣太尉司馬懿擊

遼東考異 提要擊作伐

魏主叡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議臣或以為兵多難供叡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計役費也因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曰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非淵所及必先拒遼東後守襄平也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求救於吳吳人欲戮其使羊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形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之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畧而歸亦足以報雪曩事矣吳主權乃大勒兵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 集覽 要其成要約成和也

報雪曩事報雪謂報讐雪恥也曩事鄉日之事也先公孫淵稱臣於吴吴遣使拜為燕王使至俱被殺

質實遼東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襄平縣名注同上年

二月魏以韓暨為司徒

魏主叡問廙毓誰可為司徒者毓薦處士管寧叡不能用更問其次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乃以暨為之質實管寧朱虛人韓暨南陽堵陽人

立皇后張氏考證當作立貴人張氏為皇后○謹按凡例曰凡正統立后非正嫡曰立某氏為皇后陳壽志云後主張皇后前后敬哀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為貴人延熙元年春正月策貴人為皇后

○立子璿為皇太子

大司農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情性好尚於秘書郎郤正正曰奉親虔恭舉動仁恕有古世子之風光曰此皆家户所有耳吾欲知其權畧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為智調藏於胸懷權畧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知也光曰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儲君讀書寧當效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然之

集覽　探策探試取也不知主文所問何策試取而荅之即所謂射策也漢書音義作簡策難問列置案上在試者意投射取而荅之謂之射策若録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

質實　孟光洛陽人郤正偃師人

吳鑄當千大錢

書法　先是吳鑄大錢一當五百矣不書書大錢此其書當千何非常也當五百大矣當千甚哉

直書重識之終綱目書大錢六莫大於當千者矣 詳建興十四年

○秋八月魏司馬懿克遼東斬公孫淵

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其將卑衍等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此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等逆戰懿擊破之遂進圍襄平秋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吏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

逵衆少而食支一年我軍四倍於逵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之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欲罷兵魏主叡曰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八月使其相王建柳甫請解圍卻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等欲使退舍豈得禮耶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相為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

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死也不須送任既而城潰淵將數百騎突圍走懿擊斬之遂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為京觀遼東帶方樂浪玄菟四郡皆平淵之將反也將軍綸直賈範等苦諫淵皆殺之懿乃封其墓而顯其遺嗣釋淵叔父恭之囚遂班師初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陽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叡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廷尉高柔曰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禍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臣恐四方或疑此舉也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之賜以棺歛

集覽 昔攻上庸事在建興五年上庸注見周赧王十一年楯櫓楯與盾通堅尹反兵器也所以蔽身扞目者櫓大盾也鉤衛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面縛注見炎興元年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索隱曰肉袒謂袒裼而露肉也賈逵曰牽羊示服為臣隸也

左傳宣十二年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退舍左傳僖二十五年晉侯圍原退一舍而原降注一舍三十里送任任保也送子為質以保其不失信京觀觀去聲積戰死之尸封土其上以彰克敵之功謂之京觀京大觀示也封土之上為屋如觀闕形也又注見唐太宗貞觀五年仲尼亮司馬牛之憂亮寬解也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蓋牛以其兄桓魋將為亂心常負憂故孔子因其問而解之祁奚明叔向之禍祁奚姓名春秋晉大夫叔向名肸姓羊舌氏庶弟名虎皆晉公族也左傳襄二十一年晉之執政范宣子殺欒盈之黨叔虎與焉宣子并囚叔向祁奚聞之見宣子曰鯀殛而禹興奈何以虎而棄社稷宣子說以言諸平公而免之向香兩反

正誤

仲尼亮司馬牛之憂今按韻書亮照察也

質實

遼隧縣名注見建興十五年首山注見武帝元鼎四年遼水注見昭烈帝章武元年

吳中書郎呂壹伏誅

吳主權使中書郎呂壹典校官府州郡文書壹因此作威福深文巧詆排陷無辜毁短大臣纎介必聞太子登數諫不聽羣臣莫敢復言壹誣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收繫驗問時同坐人皆畏壹並言聞之侍中是儀獨云無聞窮詰累日詔旨轉厲儀終無變辭嘉遂得免陸遜潘濬憂壹亂國每言之輒流涕壹白丞相顧雍過失權怒詰責雍謝厷謂壹曰此公免退潘太常得無代之乎壹曰近之厷曰潘常切齒於君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懼乃解散雍事濬詣建業欲極諫聞太子數言不聽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殺之為國除患壹知之稱疾不行左將軍朱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壹疑據自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典軍吏劉助覺言遂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况吏民乎乃賞

助百萬窮治壹罪顧雍至廷尉見壹和顏色而問之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乎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懐叙面詈辱壹雍責叙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徐衆曰雍可謂長者矣然問所欲道則非也壹姦險亂法毀傷忠賢今乃開引其意儻獲原宥豈大臣忠主疾惡之義哉○壹既伏誅權因遣人告謝諸大將問時事所當損益諸將皆不敢有所言權復以詔責之曰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皆不肯有所陳而伯言承明涕泣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之悵然深自刻怍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能悉中獨當已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義雖君臣恩猶骨肉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齊桓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嘗出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

齊桓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如何耳

集覽 深文巧詆漢書注深文謂文法深刻巧穿鑿也詆丁禮反顔師古曰詆誣也言不公平也是儀姓名吳志云是儀本姓氏孔融嘲之曰氏字民無上乃改為是焉謝厷姓名厷音乎萌反工王遂王遂姓名也工其官名藉草注見成帝鴻嘉三年藉豪懷敘姓名也子瑜諸葛瑾表字子山步騭表字義封朱然表字定公吕岱表字伯言陸遜表字承明潘濬表字刻恠通作克痛責也恠亦責也悉中猶言皆當也中竹仲反有嫌難耳嫌疑也難猶不肯也謂諸君皆避嫌疑而難於陳言也事統是非謂凡事有是有非從容如淳曰從子勇反容讀曰勇顔師古曰謂獎勸也

正誤 從容今按從當音七容切容如字謂其舒肆自在也

質實 顧雍吳郡人是儀北海人懷敘未詳出處無由攷究

冬十二月蔣琬出屯漢中賀實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魏主叡有疾立郭夫人為后召司馬懿入朝以曹爽為大將軍

初魏太祖以劉放孫資為祕書郎文帝更命祕書曰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遂掌機密魏主叡即位尤見寵任時親總萬機數興軍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中護軍蔣濟上疏曰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内翕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埶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容或能工之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

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而高之一
有此端私招朋援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
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相比附者反達因微而
入緣形而出意所抑信不復猜覺此宜早以經意也
叡不聽及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為大
將軍夏侯玄曹爽曹肇秦朗等輔政劉放孫資久典
機任玄肇心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
久矣其能復幾放資懼陰圖間之宇性恭良陳誠固
辭叡引放資入卧内問曰燕王正爾為對曰燕王實
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叡曰誰可者時惟爽在側放資
因薦之且請召司馬懿與相參叡從之既而中變放
資復入說叡從之放請為手詔叡曰我困篤不能放
上牀執其手強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
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遂以爽為大將軍叡
嫌其才弱拜尚書孫禮為長史以佐之時懿在汲宇
以為關中事重宜遣懿還長安事已施行至是復得

手詔前後相違懿疑京師有變乃疾驅入朝爽真之子也集覽或能工之或有能工巧而過之者比附比毗至反附黨也附猗也正爾爲猶言誠然如此予在没句絶没注見秦莊襄王三年質實劉放涿郡人曹爽沛國譙人魏之宗室

書法魏啻再書立貴嬪某氏爲后矣此則直曰立郭夫人何畧之也曷爲畧之毛氏之死釁起郭氏魏主蓋有心矣於是疾革没没立焉惟恐不及其敝亦甚矣哉綱目特異其文所以示譏也

己未二年魏景初三年吴赤烏二年春正月魏司馬懿至洛陽與爽受遺輔政魏主叡卒太子芳立

司馬懿至洛陽入見魏主叡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小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

無恨矣乃名二王示懿別指齊王芳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芳前抱懿項懿頓首流涕於是芳年八歲即日立為太子嗣尋卒芳嗣位尊皇后為皇太后與懿並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諸所興作皆以遺詔罷之○明帝沈毅明敏任心而行簡功能屏浮偽行師動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之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蹟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孫盛曰魏明帝天姿秀出少言好斷諸公受遺輔導者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已出優禮大臣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偉矣然不思建德垂風以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書法書受遺詔多矣此其獨書受遺何不與魏之有詔也故太子書立不書即位叡立不書芳何以書正始也則司馬氏廢主之罪著矣賀善貧曰魏明在位十三年書土木之事六首書大營宮

室繼書立聽訟觀書治許昌宫書作洛陽宫書復立崇華殿書鑄銅人起土山而又書如許昌書東廵書觀龍煩民極矣又其甚至以小忿而殺其后綱目於是書災三書地震二書疫書涌石書大水各一若魏明者綱目無取焉

二月魏以司馬懿為太傅何晏為尚書

時曹爽司馬懿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内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咨訪不敢專行初畢軌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趨事附勢明帝惡其浮華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為腹心晏等為爽謀曰重權不可委之於人可白天子轉懿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内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爽從之以懿為太傅自以其弟羲訓等皆為將軍侍從出入禁闥徙吏部尚

書盧毓為僕射而以晏代之以颺謐為尚書軌為司隷晏等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傅嘏謂羲曰何平叔外靜內躁銛巧好利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因事免嘏官孫禮亮直不撓爽出之為揚州刺史

集覽銛巧銛思廉反莊子刀不利筆不銛

質實平叔何晏表字何晏南陽宛人進孫

夏以蔣琬為大司馬

東曹掾楊戲素簡畧琬與言論戲時不應或謂琬曰戲慢公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誡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耳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憒憒誠不及前人主者請推治之琬曰吾實不及前人無可推主者請問憒憒之狀琬曰茍其不如則事不理事

不理則憒憒矣後敏坐事繫獄衆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_{質實}楊戲武陽人憒憒心亂貌

冬十月吳遣將軍呂岱屯武昌

岱時年八十躬親王事與陸遜共領荊州文書同心協規有善相讓南土稱之_{質實}武昌縣名注見建興七年荊州注見獻帝建安十二年

吳將周胤有罪廢徙廬陵

吳都鄉侯周胤將兵千人屯公安以罪廢徙諸葛瑾步隲為之請吳主權曰胤年少無功爵以侯將蓋念公瑾故也而胤恃此酗淫無悛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居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瑜兄子偏將軍峻卒全琮請使峻子護領其兵權曰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為作禍耳孤念公瑾豈有已哉

集覽公安注見獻帝建安十九年 質實都鄉縣名注見章帝章和二年周循廬江人瑜之子廬陵郡名注見獻帝建安三年公瑾周瑜表字

十二月魏復以建寅之月為正

庚申 三年魏主曹芳正始元年吳赤烏三年 春以張嶷為越巂太守

初越巂蠻夷數叛殺太守太守寄治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及嶷為守招慰新附誅討彊猾郡界悉平復還舊治

質實越巂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安定縣未詳處所唯平凉鞏昌慶陽等府及安南國俱有安定縣未知孰是姑缺之張嶷巴西南充國人

冬吳饑

辛酉 **四年** 魏正始二年 吳赤烏四年 **夏四月吳人攻魏魏擊却之**

初吳主權將伐魏零陵太守殷札言曰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童蒞事陛下宜身自御戎滌荆揚之地舉彊羸之數使彊者執戟羸者轉運命益州軍于隴右諸葛瑾朱然指襄陽陸遜朱桓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掎角並進民必內應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上策也權不能用四月命全琮畧淮南朱然圍樊諸葛瑾攻柤中魏將軍王凌與琮戰敗之司馬懿曰柤中民夷十萬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此危事也請自討之遂督諸軍救樊吳軍夜遁

集覽 掎角注見貽烈帝章武二年柤中未詳其處春秋襄十年會吳於柤注柤楚地音莊加反恐即此

質實 零陵郡名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朱然丹陽人治之姊子朱桓吳郡

人契城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三年王淩太原祁人淮陽國名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陳淮南淮水之南注見

延興

二年

吴太子登卒

書法卒太子始此終綱目太子書卒者九吴太子登魏世子睿魏太子晃齊太子長懋梁太子統隋太子俗唐太子亨太子承乾唐太子弘

發明書薨一唐太子弘書死一唐太子重俊

○蔣琬徙屯涪

琬以諸葛亮數出秦川道險運難卒無成功乃多作舟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上庸會疾動未行朝廷咸以為事有不捷還路甚難帝遣費禕姜維喻指琬言今魏跨帶九州根蔕滋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

雖未能速如志且當分裂蠶食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輙與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維爲刺史若維征行銜制河右臣當帥軍爲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亦易請徙屯涪帝從之 集覽 魏興注見建興八年西城吳期二三連不克果謂吳之攻魏屢矣然皆未果克敵也建興八年攻魏合肥不克十年攻魏廬江不克十一年攻魏新城不克十二年攻魏魏擊郤之今年攻魏不克而還 正誤 吳期二三今按此言與吳國期約掎角伐魏二三次矣不能果所期也 質實 上庸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一年涪縣名注見獻帝建安十六年

魏置淮南北屯田廣漕渠

魏欲廣田畜穀於揚豫之間使尚書郎鄧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太祖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

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集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集覽陳項陳伏羲所都今陳州宛丘縣是項漢汝南郡邑今陳州項城縣是什二分休十人之中以二人分番休息乘吳左傳杜預注乘代也　質實陳縣名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項縣名注見延熙十八年蔡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上蔡

管寧卒於魏

寧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易能因事導人於善人皆化服年八十四卒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嘆

書法 布衣也何以卒錄賢也終綱目布衣書卒二黃憲管寧皆錄賢也然則其書卒於魏何不使魏得臣之也是故孟軻天下之大賢也書至魏而不書鄒孟軻管寧亦天下之善士也書卒於魏而不書魏管寧

壬戌 五年 魏正始三年 吳赤烏五年 春正月中監軍姜維自漢中從屯涪○吳立子和為太子霸為魯王

霸和母弟也吳主權愛之與和無異其傅是儀諫曰魯王兼資文武宜出鎮四方為國藩輔且使二宮有

所降殺以正上下之序書四上不聽集覽降殺殺所戒反降下殺削也

癸亥六年魏正始四年吳赤烏六年夏五月朔日食既

書法食既大變也自是陳祗黄皓用事而漢亡矣故謹書之終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而食既者十二無不有大應者也詳惠帝七年

○冬十月遣前監軍王平督漢中質實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

○十一月以費禕為大將軍録尚書事○魏揚豫都督王昶徙屯新野

昶言地有常險守無常埶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有急不足相赴遂徙屯新野質實宛縣名注

見周赧王十七年襄陽縣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二年新野縣名注見平帝元始四年

甲子 七年 魏正始五年 吳赤烏七年 春正月吳以陸遜為丞相○三月

魏曹爽寇漢中閏月費禕督諸軍救之

魏征西將軍夏侯玄爽姑子也辟李勝為長史勝及鄧颺欲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司馬懿止之不得三月爽至長安發卒十餘萬與玄自駱谷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此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深禍遂遣護軍劉敏據興埶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閏月帝遣費禕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棊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也 集覽 駱谷關名漢中郡興埶縣有駝谷路南口曰儻

谷北口曰駱谷洋州志駱谷在真符縣屈回八十里凡八十四盤乖千里乖猶言將及興埶山名三國漢置關於此指掌圖以為在興元成固縣寰宇記云在洋州興道縣北四十三里今郡城所枕形如一盆外險而内有大谷為盤道上數里方及四門擐甲擐音患貫也嚴駕嚴莊也莊治行李也具車馬曰駕正誤嚴駕今按漢書質實一統志云夏侯玄沛國人駱裝嚴字作裝

谷關名在西安府盩厔縣西南一百二十里劉敏零陵人優之孫興埶山名在漢中府洋縣西北二十三里山形如盆外甚險乃盤道

以上漢時諸葛亮嘗戍兵於此處來敏汝寧義陽人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魏軍退走

魏兵距興埶不得進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畜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司馬懿與夏侯玄書曰春秋責

大德重令興執至險蜀已先據之若進不獲戰退見廹絶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遂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關中為之虛耗

冬以費禕兼益州刺史董允守尚書令

蔣琬以病固讓州職於禕時國務煩猥禕識悟過人為尚書令省讀文書舉目究意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博戲盡人之懽而事無廢闕及允代禕始欲敩之旬日之中已多愆滯乃歎曰人才相遠如此非吾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質實 益州注見晋武帝泰始五年

乙丑八年 魏正始六年 吳赤烏八年 春吳殺其太子太傅吾粲

吳太子和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為言吳主權乃命分宮別僚二子由是有隙全琮遣其子寄

事魯王陸遜謂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私出以要榮利終取禍耳聞二宮埶敵此古人之深忌也寄果阿附交構遜又與書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為門户禍矣琮不納霸曲意交結名士將軍朱績以膽力稱霸自詣之欲與結好績辭不受於是仇黨疑貳舉國中分權長女適全琮少女適朱據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權寢疾遣太子禱桓王廟太子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太子過所居公主因言太子不至廟中專就妃家計議而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以憂死太子寵日衰霸黨楊竺全寄從而毀之權惑焉陸遜諫曰正統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則彼此得所上下獲安矣書三四上辭情危切權不悅太常顧譚遜之甥也上疏曰有國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等級踰邈則骨肉之恩全覬覦之望絕矣臣之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惡譚全琮亦惡之

相與譖之吳主徙譚於交州太子太傅吾粲請使魯王鎮夏口出楊竺等不得在京師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霸竺譖之吳主怒誅粲

集覽

別僚分別二宮臣僚令各有差等不師日磾漢武時金日磾有子為帝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惡其淫亂殺之此事可法而不師之宿留阿寄阿寄猶魯肅呼呂蒙為阿蒙之類謂全寄宿留於魯王宮也宿留注見和帝永元十五年

正誤

宿留阿寄令按此言宿留猶遲疑不決之意蓋全琮遣其子寄事魯王陸遜書戒之不納故謂全琮不法金日磾殺子之明斷而遲疑不決縱令其子阿附魯王也

質實

霸魯王名也桓王廟按吳志孫策死孫權稱尊號追謚策為長沙桓王覬覦有望欲得之貌左傳桓二年師服曰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夏口注見獻帝建安十三年

吳丞相陸遜卒

吳主權以魯王霸楊竺之譖數遣使責問遜遜憤恚而卒其子抗代領其衆送葬東還權以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抗事事條答權意乃稍解

秋八月皇太后吳氏崩考證下當補書葬穆皇后○謹按凡例曰凡正統之后合葬不地註云如漢光武昭烈之類陳壽志云先主穆皇后延熙八年合葬惠陵○謹按綱目於漢曰即皇帝位者三始書漢王中書蕭王終書漢中王以著創業中興紹承正統之例也朱子嘗曰温公以魏為主其理都錯熹所作綱目以蜀為主見于語畧如此而大經大法已粲然可見今所存諸刋本自章武至延熙二十餘年間得其脫誤者六七故當補正表章武於末年以定父子之倫也葬惠陵以正昭烈之終也書帝禪以尊正統也

合葬吳太后特葬張皇后以正二后之終也加貴人於立張后之上以著其非正嫡也昭又生于大賢既没之後幸其書存得求義例究明君臣父子夫婦之大綱庶幾有補於垂世立教之微意也歟○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十二月尚書令董允卒以宦者黄皓為中常侍

董允秉心公亮獻替盡忠帝甚嚴憚之宦人黄皓便辟佞慧有寵允數責之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位不過黄門丞費禕以選曹郎陳祗代允為侍中祗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智數禕以為賢越次用之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遷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自祗有寵而帝追怨允日深由祗阿意迎合而皓浸潤構間故也○時帝數出遊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譙周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以爭神器然莫

不快情恣欲怠於為善世祖初入河北馮異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者遂理冤獄崇節儉北州歌嘆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舉兵助之其餘望風慕德輿病齎棺襁負而至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彊而成帝業在洛陽嘗欲小出銚期進諫即時還車及潁川盜起寇恂請身往臨賊聞言即行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帝者之欲善也如此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為者以副人望且承事宗廟所以率民尊上也今四時之祀不臨而池苑之觀仍出臣所不安也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願省減樂官後宮凡所增造以成光帝之志不聽

集覽 銚期姓名銚音姚

質實 譙周巴西人神器注見光武建武六年銚期潁川郟人

書法　中常侍以宦者為之宜矣則其書何著亂本也是故董允卒而黄皓用是年李絳出而承璀入唐憲宗元和九年綱目每聯書之所以著君子小人之不兩立也

發明　東漢亡於宦者殷鑒不遠後帝昏庸親尋覆轍亂亡之形著矣綱目上書蔣琬董允卒下書以宦者為中常侍則見二臣公正猶足以尼小人之惡一旦正人告殞憸佞遽形然後知法家拂士其所繫也如此此又綱目言外之意

丙寅　九年　魏正始七年　吳赤烏九年　春魏擊高句驪克丸都

幽州刺史毋丘儉以高句驪王位宮數為侵叛督諸軍討之位宮敗走儉遂屠丸都初句驪之臣得來數諫位宮不從退而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儉令諸軍不壞其墓全其妻子遣將追位宮至

肅愼氏南界刻石紀功而還 集覽 得來姓名也肅愼氏虞舜本紀北山戎發息愼鄭玄曰息愼或謂之肅愼東北夷也括地志云今靺鞨古肅愼也其國在不咸山北西南去夫餘千五百里與北沃沮相接在京兆東北八千四百里 質實 一統志云九都山名在朝鮮國城東北漢時高句驪王伊夷模都於此至晉為慕容皝所破毋邱儉開喜人肅愼氏注見晉成帝咸康六年挹婁

秋九月吳以步騭為丞相〇吳分荊州為二部

以呂岱督右部自武昌以西至蒲圻諸葛恪督左部鎮武昌 集覽 蒲圻漢江夏有蒲圻湖多蒲草吳大帝立縣於湖側因名焉今鄂州蒲圻縣是盛弘之荊州記云蒲圻縣沿江百里南岸地名赤壁 質實 一統志云蒲圻本漢沙羨縣之地名孫吳時分武昌為兩部自武昌至蒲圻為右部始置蒲圻縣以

湖畔多蒲故名晉屬長沙郡劉宋屬江夏郡梁屬上
雋郡隋屬鄂州唐宋元俱仍舊國朝因之改屬武昌
府

赦

大司農孟光於衆中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
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急而
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顧謝踧踖而已初丞
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
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
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
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乎陳壽曰諸
葛亮為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質實
踧踖恭敬不寧之貌陳元方陳紀表字潁川許人鄭
康成鄭玄表字北海高密人劉景升劉表表字山陽高

平人

吳罷大錢○以姜維為衛將軍與費禕並録尚書事

丁卯十年魏正始八年吳赤烏十年春二月日食

時魏主芳褻近羣小遊宴後園何晏上言自今遊豫宜從大臣詢謀政事講論經義不聽而晏等朋附曹爽亦好變改法度太尉蔣濟上疏曰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下吏改易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則和氣可致也

吳作太初宮

吳主權詔徙武昌宮材瓦脩建業宮有司奏故宮歲久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伐權曰大禹以卑宮為美

今軍事未已所在賦斂若更通伐恐妨農桑武昌材瓦自可用也

集覽 宜下所在通伐言當行下所屬一例科取也本作宜下所在通更伐致

質實 一統志云太初宮在應天府上元縣治東北五里臺城內本吳長沙桓王策之故府大帝自京口遷建業居之其後起新宮於太初東制度尤廣名曰昭明宮

書法 書作宮何美也作宮之為譏多矣此則曷為以美書於是因武昌材瓦恐妨農桑可謂有卹民之心者故書美之終綱目書作宮殿五十六其以美書者鮮矣

魏遷其太后於永寧宮

曹爽用何晏等謀遷太后擅朝政多樹親黨司馬懿不能禁遂稱疾不與政事

書法遷之者曹爽也則其不書曹爽何據安帝延光四年閻顯及靈帝建寧元年曹節皆書主名均其罪於魏之臣子也於是爽專朝政擅遷太后在朝大臣雖司馬懿等莫之禁而聽其所為書曰魏遷分罪也

戊辰十一年魏正始九年吳赤烏十一年夏四月魏以徐邈為司空不受

魏以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邈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

質實徐邈薊人

五月費禕出屯漢中質實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

自蔣琬及褘雖身居於外慶賞威刑皆遥先諮斷然後乃行褘推性謙素當國功名畧與琬比

己巳十二年魏嘉平元年吳赤烏十二年 春正月魏司馬懿殺曹爽及何晏等夷其族

曹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為伎樂作窟室綺疏四周與何晏等縱酒其中爽弟羲泣諫不聽又兄弟數俱出遊司農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竝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内人者爽曰誰敢爾邪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列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爽信清河之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久之復為并州往見司馬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禮曰禮雖不德豈以是為意邪本謂明公匡輔魏

室以報明帝之託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後李勝出刺荊州過辭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流霑胸勝曰衆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言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并州近胡好為之備且以子師昭為託勝曰還忝本州非并州也懿復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為本州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故爽等不復設備是月魏主芳謁高平陵爽與弟義訓彥皆從懿與師昭謀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義營奏曰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借擬專權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伺察至尊離間兩宮天下洶洶人懷危懼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

也太尉臣濟等皆以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臣如奏施行臣輒勑主者罷爽羲訓吏兵以侯就第敢有稽留車駕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得奏迫窘不知所為懿使爽所親信說爽宜早自歸罪唯免官而已懿以太后令召桓範範欲應命其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範勸爽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今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今詣許昌不過中宿所憂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族滅也爽乃通懿奏請下詔免已

官奉駕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吏卒圍守之有司奏
黄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付廷尉考
實辭云爽與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李勝等謀逆於是
收爽羲等并桓範張當俱夷三族先是宗室曹冏上
書曰古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
親疎竝用故能保其社稷今州郡牧守皆跨有千里
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竝據而宗室子弟
王空虚之地君不使之民曾無一人間厠其間與相
維制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語曰百足之
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
冏欲以感寤曹爽爽不能用及懿閉門爽司馬魯芝
聞變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及爽解印綬主簿楊綜
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有司奏收芝
綜懿曰彼各為其主也宥之芝之出也呼參軍辛敞
欲與俱敞謀於其姊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
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

太傅誅曹爽耳然則事就乎曰得無殆就爽才非太
傅偶也然則可以無出乎曰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
在難猶或卹之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為人
任為人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
嘆曰吾不諫於姊幾不獲於義○先是爽辟王沈羊
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沈遂行及
爽敗沈以故吏免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
始慮所及也○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無子
其父欲嫁之令女截耳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
書絶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又斷其鼻其家驚
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何至自苦乃爾
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吾聞仁者
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時尚
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為乎
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守養為曹氏後○何晏等方
用事自以為一時才傑人莫能及嘗為名士品目曰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以自況也晏聞平原管輅明術數請與論易鄧颺在座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笑而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因謂輅曰試為作一卦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青蠅數十來集鼻上何也輅曰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願君侯裒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輅舅聞之責其言太切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怒以為狂選部郎劉陶少有口辯鄧颺之徒以伊呂稱之陶嘗謂傅玄曰智者於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仲尼不能得天下何以為聖玄曰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矣至是陶退

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輅之舅亦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爲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書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

集覽 作窟室綺疏四周窟室掘地爲室也綺文繒也綺疏四周謂疏通其周匝爲牕而以綺豢之飲酒其間也引左傳襄三十年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巳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注壑谷窟室也天下兇兇兇音凶又上聲左傳曹人兇懼徐氏曰衆亂而懼也兇通作匈漢高本紀天下匈匈注喧擾之意懿使聲氣纔屬作聲使氣似欲絕而僅纔聯屬之狀司馬懿故作此態以示衰老無用尸居猶言行尸走肉

也謂懿如死尸之居世無能為矣天下洶洶音凶又上聲此言天下喧擾如水勢洶湧故人懷危懼也

楚辭水聲洶洶力疾注見晉穆帝永和五年棧豆棧仕限反馬皁也豆所以飼馬大司農主錢穀金帛邊郡調度皆為報給甲夜初更也子丹佳人曹真字子丹爽之父也佳好也佳人猶言佳士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代而特立彊榦弱枝京師為榦四方為枝西都賦曰彊榦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東市刑人之所也容易易更易也謂豈容更事他人泰初夏侯玄表字子元司馬師表字是為晉景帝性自喜粉白不去手三國魏曹爽傳後注何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胡致堂曰晏以貌自喜粉白不去手

正誤委質事人復何容易今按易去聲言不可輕易也漢書東方朔傳談何容易楊敞傳事何容易

質實一統志云高平陵魏明帝之墓也在河南府孟津縣舊河清城界洛水注見光武建武三年許昌縣

名注見獻帝建安元年王觀東郡人魯芝郿人辛敞潁川陽翟人毗之子王沈晋陽人機之子羊祜泰山南城人續之孫平原縣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何晏宛人進之孫夏侯玄沛國人尚之子荀粲潁川潁陰人王弼山陽人傅玄靈州人徙居泥陽人幹之子

書法 爽罪甚矣其書殺何惡懿也司馬氏之威始此矣然則爽無罪歟爽等不書官所以罪之也

發明 曹爽受遺輔政身為大將軍又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而司馬懿殺之如斃孤豚綱目亦削其官而不書何哉驕奢無度僭擬乘輿多置親黨專擅朝權縱酒宣淫信用浮薄此豈輔政大臣所當為耶及事變已形又不能用桓範之謀挾其主以自免乃欲不失作富家翁蠢繆若

此是特狐豚之不若耳何足貴哉然爽既有罪胡不正其伏誅之名而以懿殺爲文葢懿欺孤弱寡已有無君之心特因事而發非必忠於佐魏故其書法如此先儒謂春秋之於王道猶輕重之權衡

臣謂綱目之於予奪亦輕重之權衡也夫豈厚於懿而薄於爽哉

魏以司馬懿爲丞相加九錫不受考異提要作魏司馬懿自爲丞相加

九錫復辭不受按纂賊例注曰董卓曹操等自其得政遷官建國皆以自爲自立書之則此當從提要爲是

考證當作魏司馬懿自爲丞相加九錫復辭不受○謹按古者國家大臣受遺輔政安危之所繫焉漢武帝命霍光昭烈命孔明君能知臣臣能盡忠可謂兩得矣以唐太宗賢明猶不知李勣致有武氏之亂况借國嗣主安能知其臣乎當曹魏時司馬懿雖有無君之心而未得專國之權明帝屬以後事者是授以國命也因

而廢弑三主卒簒其國皆由卧内一言以召之凡例曰凡書簒國隨事異文而尤謹其始令故追原事義推本凡例當於司馬懿為丞相加九錫特以自為書之然亦不足以著其罪也

書法 書以何命自上出也不受則懿亦可謂稍知節矣綱目書九錫十四詳平帝元始五年書加某九錫者一王莽書以某加九錫而不受者二懿朱全忠書自加者九曹操趙王倫桓玄蕭道成蕭衍陳霸先楊堅李淵王世充書自加九錫而復辭者二司馬昭劉裕然全忠以不滿而不受又非懿之比矣

○魏護軍夏侯霸來奔

霸為曹爽所厚以父淵死於蜀常切齒有報仇之志為征蜀護軍統屬征西征西將軍夏侯玄霸之從子

奕外弟也至是司馬懿名玄諸京師而以郭淮代之霸素與淮不協恐禍及遂來奔姜維問之曰懿既得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士季者鍾繇之子尚書郎會也 集覽 鍾繇姓名繇或音宙 質實 夏侯霸沛國人淵之子鍾會穎川長社人

三月吳大司馬朱然卒

然氣候分明內行脩潔終日欽欽若在戰場臨急膽定過絶於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為大司馬病卒吳主權為之哀慟 集覽 嚴鼓 戒嚴而擊鼓 質實 朱然丹陽人治之子

秋姜維伐魏雍州不克

維攻魏雍州依麴山築二城使句安李歆守之聚羌胡質任侵偪諸郡魏郭淮使刺史陳泰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將士窘困分糧聚雪以引日月維引軍救之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勅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使趣牛頭截其還路淮從之進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降魏

集覽 句安姓名句音鉤質任國弱懼彼侵伐令子及貴臣往為質此質如字讀任汝鴆反義與質同又質詳注見周顯王四十一年洮水洮音滔水經注洮水出隴西臨洮縣北至枹罕東入河與地記洮水源出西傾山

質實 一統志云陳泰潁川人羣之子牛頭山在漢中府褒城縣西北二十五里以形似名洮水在臨洮府城西南吐谷渾界一名恒水源出西傾山流經府界雍州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

冬十二月魏即拜王淩為太尉考異提要作魏即拜揚州都督王淩為太尉

初淩以將軍假節督揚州西其甥令狐愚為兖州刺史屯平阿甥舅並典重兵專淮南之任陰謀以魏主制於彊臣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都許昌愚遣其將與楚王相聞淩子廣諫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曹爽驕奢乎叔虚華丁畢鄧桓專競於世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變易朝典民莫之從故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不哀失民故也今司馬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脩先朝政令副衆心所求爽之所以為惡者彼莫不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為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淩不從會愚病卒集

覽令狐複姓注見唐昭宗天復元年乎叔何晏質實表字丁畢鄧桓四人也丁謐畢軌鄧颺桓範

平阿縣名
未詳沿革

魏光祿大夫徐邈卒

盧欽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為凉州刺史還人以為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相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耳

集覽不狷狷守節無為也論語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不介介耿介也易繫辭憂悔吝者存乎介孟子不以三公易其介孝先毛玠表字季珪崔琰表字

質

盧欽涿郡涿人毓之長子

實

庚午十三年魏嘉平二年吳赤烏十三年秋吳廢其太子和殺魯王霸及將軍朱據冬十一月立子亮為太子

初潘夫人有寵於吳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權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沉吟歷年至是乃幽太子和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及矣不聽據與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而無難督陳正及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吳主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入殿據晃猶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杖之一百遂廢和為庶

人從故鄣賜霸死殺楊竺全寄等據尋亦賜死明年立潘氏為皇后

集覽 袁氏之敗袁紹三子譚熙尚譚當為嗣紹乃以繼兄之後紹卒衆以遺命立其幼子尚後兄弟相攻為曹操所敗立思子之宮漢武帝因思戾太子而立望思臺泥頭以物蒙頭如刑人之狀無難督官號也故鄣地理志秦置鄣郡漢改丹陽郡漢書豫章注索隱曰章郡後改曰故章或稱豫章為衍字也括地志云秦之鄣郡今湖州長興縣西南八十里故鄣城是

正誤 泥頭今按謂以泥塗其頭也文選范雲表泥首在顙註泥猶在面後第五十四卷泥首放此

質實 孫峻富春人吳之宗室屈晃天台人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注見高帝十二年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注見武帝征和二年思子宮注見武帝征和三年一統志云故鄣秦之縣名始皇滅楚置之為鄣郡治所漢屬丹陽郡王莽改曰候望東漢復為故鄣縣晉屬吳興郡後廢之

故城在湖州府長興縣西南一百二十里

發明和書廢霸書殺據書及且不去其爵是皆無罪之人也夫衽席之私非惟昏主惑之雖明君亦未必能免忠直之言非惟昏主違之雖明君亦未必能聽觀吴主權之廢嫡立庶朱據等忠言苦諫不惟不能聽又從而殺之權雖偏霸然亦自以為一世人豪晚節末路昏繆乃爾溺其所可愛忘其所可戒詳書于册其為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吴作堂邑塗塘集覽堂邑地理志臨淮有堂邑桒臨淮今泗州是塗塘塗本作涂涂水出堂邑晉伐吴遣琅邪王出涂中即此地

遣兵十萬作之以淹北道

書法作塘必書重民力也書作塘始此終綱目書作塘四吳塗塘浦里塘梁縁淮塘吳越捍海石塘

十二月魏擊吳戰於江陵大破之

魏王昶言孫權流放良臣嫡庶分爭可乘釁擊之司馬懿遣新城太守陳泰襲巫秭歸荆州刺史王基向夷陵昶向江陵昶引竹絙為橋渡水擊吳軍吳將施績夜遁入江陵昶欲引致平地與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吳望見而喜又以所獲鎧馬甲首環城以怒之而設伏兵以待之績果來追昶與戰大破之斬其二將王基陳泰集覽巫注見周赧王十六年秭亦破吳兵降數千口歸注見和帝永元十二年竹絙為橋絙居登反大索也以竹索為橋駕虛而渡名曰繩橋又名笮橋笮橋注見晉穆帝永和三年案

大道案依大路而還歸鎧馬甲首皆魏軍先所戰獲者鎧即甲也首謂所斬人頭韻會鎧字下引廣雅鎧甲介鎧也周禮司甲注疏云古用皮為之甲今用金為之鎧

辛未十四年魏嘉平三年吳大元元年夏四月魏司馬懿殺王凌及楚王曹彪遂置諸王公於鄴

凌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黄華華弘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為書諭凌已而大軍掩至百尺凌勢窮面縛水次懿解其縛送詣京師道飲藥死懿至洛陽窮治其事諸相連者悉夷三族發凌愚冢剖棺暴尸賜楚王彪死盡録諸王公置鄴使有司察之不得與人交關

初愚為白衣時常有高志衆謂必興令狐氏族父邵獨以為愚性倜儻不脩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甚不平

及愚仕進有名稱從容謂郃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為
不繼今竟云何邪郃熟視而不荅私謂妻子曰公治
性度猶如故也不知我當坐之不邪必逮汝曹矣郃
没十餘年而愚滅族初愚以別駕單固治中楊康為
腹心及愚卒康露其陰事愚由是敗懿至壽春以問
固固曰無有遂收繫獄使康詰之固辭窮乃駡曰老
傭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邪康初自冀封侯
後以辭頗參錯亦幷斬之固又罵之曰若死者有知
汝何面目
行地下乎
集覽
百尺村名今蠡州博野縣有大百尺
村屬河間倜儻卓異也不覊之士倜
他歷反公治令狐愚字單固單姓注見
光武建武十九年治中官名也治平聲
正誤
百尺今
按王淩
在淮南司馬懿擊之掩至百尺何為至博野邪水經
注沙水東南過陳縣又東南流注于潁謂之交口水
次有大堰即古百尺堰
杜佑曰在陳留宛丘縣

書法淩謀立彪逆也不書書殺何惡懿也而因置諸王公於鄴甚矣故以遂書之彪必書曹殊之於漢宗也

發明王淩以其君制於強臣之手雖舉大事其名其君而欲立彪且又面縛出降故也懿自殺爽之後魏國已在其掌握今又殺彪而盡置諸曹於鄴其脇制之威又甚於操之所為矣自丕簒漢至是纔三十載天道好還如此豈不昭昭也哉

秋八月魏太傅司馬懿卒以其子師為撫軍大將軍録尚書事考異提要其上無以字為上有自字據十八年書師弟昭自為大將軍合從提要○

魏分匈奴部為二國

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魏太祖留單于呼廚泉於鄴分其衆為五部居并州境內左賢王豹為左部帥部族最強城陽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此割為二國以分其埶去卑功顯前朝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勲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司馬師皆從之

集覽 呼廚泉單于名去卑右賢王名其後大夏赫連氏即其裔也使居民表使羌胡居於編民之外

質實 城陽郡名注見高帝四年鄧艾棘陽人

冬十一月吳以諸葛恪為太子太傅總統國事

吳立御中郎將陸抗自柴桑屯所詣建業治病病差當還吳主權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

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切焚之莫令人見也時權頗寤太子和之無罪十一月祀南郊還得風疾欲召和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書令孫弘固爭之乃止權以太子亮幼議所付託峻薦恪可付大事權嫌其剛狠自用峻曰朝臣才無及恪者乃召之恪將行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恪至建業見吳主於卧内受詔牀下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孫弘領少傅有司諸務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乃以聞虞喜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元遜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首殿堂死於凶竪之刃世人奇其英辯可觀而哂呂侯無對為陋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來敏與費禕對棊意無厭倦必能辨賊然況長

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蜀為蕞爾之國方向大敵何可矜巳有餘晏然無戚斯禕性寬簡不防細微卒為降人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二事體同皆足為世鑒也集覽死於凶豎之刃侍中孫峻搆恪於吳王伏兵殺之事在後年來敏與費禕對棊事在七年卒為降人所害費禕後為魏降將郭循所殺事在後年正誤況長寧令按況姓長寧名蜀人也質實柴桑縣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三年元遜諸葛恪表字

費禕北屯漢壽以陳祗守尚書令質實漢壽縣名注見延熙十六年

壬申十五年魏嘉平四年吳主孫亮建興元年春正月魏以司馬師為大將軍考異提要無以字為上有自字據凡例注文合從提要○吳立故太子和

為南陽王

吳主權復封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奮為齊王居武昌休為琅邪王居虎林質實長沙郡名注見獻帝興平元年武昌郡名注見建興七年一統志云虎林古邑名故城在池州府城東二十五里吳孫權封子休為琅邪王鎮虎林城即此

夏四月吳主權卒太子亮立以諸葛恪為太傅

吳主權疾病潘后使人問孫弘以呂后稱制故事左右畏后虐戾伺其昏睡縊殺之權病困召諸葛恪孫弘太常滕胤及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而卒弘素與恪不平祕不發喪欲矯詔誅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殺之乃發喪謚權曰大皇帝太子亮即位以恪為太傅胤為衛將軍呂岱為大司馬恪

乃命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集覽罷視聽罷不御也除關税崇恩澤衆莫不悦視聽聲色之好也息校官息屏去也校官即校人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注校尸教反校之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故曰校人又漢書校獵註謂連接木以闌禽獸故謂養禽獸者曰校人原逋責原免逋欠也責與債通漢書注欠負官物亡匿不還者皆謂之逋除關税除去關市之税斂也孔子家語曰臧文仲置六關不仁也注魯本無此關文仲始置以税行者故為不仁孟子曰昔者文王關市譏而不征

書法自漢室衰微羣雄竊據不修職貢綱目無取焉仲謀代立綱目書予之者三不遣任子一也迎擊曹操二也改元拒魏三也而襲取江陵邀殺關羽遂使魏益以強漢不可復綱目獨深罪之故昭烈之師特書伐

吳徙其齊王冏於豫章

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濵江兵馬之地乃徙齊王奮於豫章琅邪王休於丹陽奮不肯徙恪遺之牋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仇讐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禮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大行皇帝覽古戒今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詔策勤渠科禁嚴峻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東海恭順之節下存前世驕恣荒亂之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拘制度擅發諸將私殺左右小大驚怪莫不寒心俚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改易其行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為大王所怨疾豈敢令詔敕不行於藩鎮邪奮

懼遂行集覽大行皇帝注見昭帝元平元年太伯順父之志周本紀古公亶父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少曰季歷季歷生子名昌有聖瑞太伯知古公意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於荆蠻以讓季歷是為王季後遂傳昌是為文王河間東海恭順之節河間獻王德景帝子也東海恭王彊光武子也皆願備藩國以魯王為戒前年魯王霸被殺質實豫章郡名注見武帝元鼎五年丹陽郡名注見明帝永平

十三年

冬十月吳諸葛恪修東興隄十二月魏人擊之恪與戰于徐塘魏人敗走

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攻魏淮南敗以內船遂廢不治至是諸葛恪更作大隄左右結山夾築

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畧守之魏諸葛誕言於司馬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可大獲也是時征南王昶征東胡遵鎮南毌丘儉各獻征吳之策詔以問尚書傅嘏嘏曰吳為寇六十年君臣相保吉凶同患設令列船津要則彼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城之守與賊相遠羅落重密間諜不行而舉大衆臨巨險以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三方並進奪其肥壤使還塉地一也兵出民表寇抄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搆不來四也賊退其守佃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士之急務也不進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師不從詔昶等三道擊吳昶攻南郡儉向武昌遵誕攻東興恪將兵四萬救東興遵等作浮橋以渡

陳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高峻不可拔恪使將軍丁
奉與呂據為前部從山西上奉曰諸軍行緩若賊據
便地則難與爭鋒我請趨之乃辟諸軍使下道自率
麾下三千人徑進舉帆二日至東關遂據徐塘時天
雪寒遵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使兵皆解鎧
去矛戟但兜鍪刀楯倮身緣堨魏人望見大笑之不
即嚴兵吳兵得上便鼓譟斫破其前屯據等一至魏
軍驚擾散走爭渡橋壞相蹈藉溺死者數萬吳獲車
乘牛馬驢騾各以千數資器山積振旅而歸昶儉聞
東軍敗各燒屯走朝廷欲貶諸將師曰此我不聽公
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惟削其弟昭爵而已後雍
州刺史陳泰求敕并州討胡未集而鴈門新興以遠
役驚反師又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
愧悅習鑿齒曰司馬師引二敗以為己過過消而業
隆若推過歸咎執其功而隱其喪則上下離心賢愚
解體矣君人者苟統斯理以御國行失而名揚兵挫

而戰勝雖百敗可也况於再乎○魏光祿大夫張緝曰恪其不免乎司馬師曰何也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何以能久

集覽

巢湖在無為軍巢縣東南周圍四百里與合肥舒城廬江巢縣四邑接境巢通作漅或作剿晉灼竝音勦絕之勦然今皆讀為鉏交反全端留畧二人之姓名乃辟諸軍使下道為句辟皮亦反猶言辟易也使諸軍開張而避於路下東關無為郡志巢縣有東西二關吳魏相持於此濡須山謂之東關東關之北岸吳築城七寶山謂之西關西關之南岸魏樹柵倮身緣堨倮與裸通袒裼也堨音其謁反堤堨也謂脫衣露體緣循堨隄而進也我不聽公休過也公休諸葛誕表字先嘗諫征吳司馬師不聽今兵敗而引咎歸己隱其喪喪四浪反謂喪師也隱蔽而不言也按喪字當作喪

質實

一統志云東興隄在廬州府無為州東北五十里東關口西接巢湖一名濡須塢乃吳諸葛恪所築以遏巢湖

左右依山峡築兩城使全端守之魏人圍東關圖壞其隄不克巢湖注見建興十二年丁奉廬江人東關注見建興六年鴈門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新興郡名注見晉孝武帝太元九年

乾隆御覽之寶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五